薛文介公文集卷之三

甬東薛三省魯叔著

請福王之國疏

題爲時至事備藩封宜亟懇乞聖明亟定分鎮之期以光祖制以廣聖慈事伏見自冬及春在廷閣臣部臣禮官言官無時不以福王就封爲請牘幾山積乃至今不得奉諭吉之命與遣行之期聖意莫測羣情惶惑竊惟父子至情天性難解少當違離睠戀多端諸臣豈不仰體皇上繞膝之愛亦

豈不兼諒　福王承顏之歡而敢過爲激聒　天聽
則實以　福王今日就封揆之天時參以人事萬難
再緩臣等亦不暇旁引苐以世情最切近者借以爲
譬世人雖下賈賤隸苟有四方之役必擇春夏之交
以風和景明可安適取道也且其行役必治裝裹糧
陸則車馬水則舟楫事有次第卽急取道惟恐遲畱
或有剝蝕復加料理爲費將多也又世人雖茅楹尨
屋葺治就緒卜日移居惟恐不及燕雀賀新固其情
然亦以室希居人則風雨鳥鼠時復可虞也凡此三

者實切人情事雖微細可以況鉅故寢廟旣成申伯
遄行爾宇大啟魯侯俾東從古封建莫不及時今府
第丹雘旣已踰歲日月易流又以踰春千艘銜尾以
待輸載萬夫駢肩以供縴維凡所經過百司庶府峙
粻除道潔館供帳以待啟行如此者更復踰時　福
王即今日就邸不爲早矣伏思親王分封　祖宗原
有定制其之國又有定期夫豈不愛誠念道路暑雨
之艱過時則多阻邸第輪奐之美過時則多虞臣民
供億之繁過時則多費故不難割愛以從制也即我

皇上初年友于　潞王篤自天性　皇太后少子之
愛倍於常[illegible]參由祖[illegible]陛下之請不至過爲遲留者
恩以義裁情爲制抑也今不可推而爲　福王計乎
且親王封國非獨崇其位號葢欲其大樹藩屏爲
國家長久計也故　福王早一日就國則早得一日
樹勳立名詒謀燕翼莫此爲大　陛下又豈不念及
此乎夫君父之愛其子也以姑息爲下而以玉成爲
上以自結於肺腸者爲私而以俯合於臣庶者爲公
臣等伏念　陛下聖明計及於此必審

請告疏 萬曆四十七年秋

奏為痛深病劇難以供職懇乞 天恩放歸調理事
臣係浙江寧波府定海縣人繇萬曆二十九年進士
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十一年九月授翰林簡討歷陞
贊善以及今官一介草茅謬叅華貫更荷 選擇侍
席 東宮講筵時輟啟沃無從每懼溺職勉圖後效
以補萬一臣之願也何敢言歸顧臣體質羸弱素有
脾病或飲食上咳或洩瀉下行尋常調節猶可支吾
少有感觸病勢輒增須當春夏之交木氣乘土脾受

肝侵上咳下洩靡朝伊夕幾成委頓此時又逢天罰
臣兄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今蒙 恩贈太子太
保三才忽然即世臣兄誼切憂 國念不顧身盡瘁
以事死而後已永訣之日曾無一語及於家計幼女
抱子不少顧盼同朝聞之皆爲傷悼手足之痛臣何
能忍且兄視臣恩勤誨育道兼父師一旦捐棄臣失
所依踽凉之悲日增月甚里諺有之解腕斷指冷乃
更痛此言雖鄙實中臣情數月以來淚竭目枯聲失
喉澀臣亦强自裁割而悲從中來不可斷截哭多傷

氣泣多傷血痛多傷神因傷自遣乃成鬱結又復傷脾新病雜徵舊病轉劇刀圭不效醫罔措手唯得及今追扶兄柩歸視兄塟則臣鬱得以少解臣病猶可漸調萬不得已仰干　聖聽先是兄引將發臣擬陳情念及秋爽同朝企望　皇太子出講如旱望歲備員講讀止臣一人臣忍痛忍病不敢言私近奉　明旨暫輟講席以俟春和則自今踰冬優閒無事且講讀之官已經推補則　點用有日輔導又非乏人此政臣得以私情陳乞之時也臣查得右中允孫慎行

及孫承宗先後皆因病乞歸俱蒙 賜允今臣之病
視二臣更沉重而臣之情又視二臣更迫切伏乞
皇上體臣苦情憐臣劇病 准放回籍倘得調理痊
可則臣之餘年皆 皇上之明賜臣何敢不捐頂踵
以少効犬馬之報於來日也謹伏枕叩頭具奏以
聞臣可勝戰慄待 命 云云

辭起陞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協詹疏天啓三年

奏爲病臣舊職久曠新　命難承瀝誠懇辭以安愚
分事臣于萬曆四十七年冬十二月因病請告奉
旨回籍調理至天啓二年春正月吏部移文到臣伏
蒙　聖恩起陞臣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臣即圖供職緣舊病未痊不能前進每切惶懼及
至本年十二月吏部復移文到臣更蒙　聖恩陞臣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臣
不勝感激不勝悚息竊念臣一介草茅寸長靡効荷

蒙 神宗皇帝拔置詞林供奉 光宗皇帝潛邸啟沃無裨因病乞歸伏在海濱自貽伊阻 二聖相繼賓天痛切烏號攀髯莫及 陛下嗣曆龍飛徒劾謳歌兢日無從臣誼闕失跼蹐無地固已自甘廢棄絕望榮進重荷 聖明不遺葑菲舊職未供赦其瘝曠新命再及品秩轉優方今國事多艱臣子誼切同憂况復 聖恩高厚頂踵靡報犬馬有懷寧忘戀主惟是宮詹重秩必名德乃完學士美官匪眞才弗稱况秩宗之貳與俎豆之司雖曰帶銜豈容虛據即使

臣膂力足任猶當量能知止况臣病骨支離日親牀
蓐匍匐趨　朝能無顛越故聞　命之日即擬拜疏
已復深念內計及日臣以原官宜聽考察久病曠官
實干計典屏息待放何敢言辭頃接邸報幸寬　天
網獲逃放黜臣尚圖方春時和力疾取道勉承　恩
命少效萬一而尫羸之體復中寒疾益不自支臣三
年里門告期已過若更不進不退遷延時日以需瘥
可違慢之罪益復深重臣雖貪昧懼罪之心甚於希
榮是用瀝血陳情仰干　聖聽懇辭新　命益實量

能量力非敢崇飾虛詞謬爲退讓也

議會場謄卷貼卷疏 天啟乙丑科知貢舉題

奏為直述科場謄卷貼卷之事以祈 聖鑒併祈
聖恩以收士心事臣惟春闈重典 國家懸示功令
之條所當仰遵而 朝廷愛惜人材之意亦當仰體
故場中矢公矢慎不敢過寬以癈法亦不敢過刻以
傷材凡士子三場試卷有大乖明式者雖屬過悞法
所必貼不少惜也有跡涉嫌疑者雖所犯者小法所
必貼不少假也初場凡貼出一百八十三卷其餘微
疵小瑕尚有二百餘卷如開卷失寫題目復塗註者

七稿前長後短及經稿前後偶失次者或塗抹一篇另草者或稿紙已盡少末草者或七篇中共抹八九行與一篇中塗改四五行者受卷彌封謄錄對讀四所等官皆擬貼而臣則謂磨對原爲正稿而設磨及草稿已爲過察何復苛求及至二三場諸士草野不習程式更多錯失其失格大者又復貼出一百六卷此外尚有宜擡頭不擡頭者宜擡兩字止擡一字者有頌語一句下即直寫者有寫判與題平者有試卷復有横格者此等多至四百餘卷蓋舊時四所官皆

坐鎮而假手書役輩但記欵目大者數條相對故貼卷少及癸丑磨勘議起奉行甚峻中式卷中少有瑕疵併四所官無不追議而磨勘始日苛矣今四所官皆所題留兢兢以挂誤爲懼不惜窮夜繼日手翻目閱故纖瑕畢露擬貼如此多也臣熟念貼者已近三百卷若前後更盡貼此五百餘卷是幾千人也不惟羞多士抑亦辱盛典且凡錯誤者未必盡粗心浮氣所致也士或精神不及或矜持太過往往亦不免坐此設盡皆廢棄是欲爲　皇上羅才而反以抑才初

設功令之指當不若是臣是用仰體　皇上憐才之意寧稍過於姑息不敢少過於苛刻也葢場中貼卷謄卷端末如此臣何敢自諱不直述於　皇上之前而以公論聽之磨勘者乎抑臣更有說焉近日士風之敝非直功令不嚴或亦科條過煩不足以收其心也葢凡士之恣情抗法者必不肖者之所爲也士登賢書皆所掄選材者自多不肖者葢亦有數何以羣然恣縱不少自愛臣竊思之士急功名之念甚於顧惜其身凡會試士遠者千萬里近亦數十百里惟冀

得科第耳科第不必得使得畢力三場至力窮於無可用然後甘心自委於命此人情也今功令之外多增條議以束之使不得自畢其力在不肖者既多囂然不平之氣而思逞即才者更抱鬱然無聊之情而思吐當臨場時其衣服違異舉動弇張凡欲以激主者之怒而因以動也故一束以法則羣譁而起譬如蘊火橫燎其素所鬱積然巳臣謂科場所重在關節其次懷挾而違錯爲輕凡如舊例所載疏鹵特甚者法難假貸其餘微疵小瑕如臣前所稱數條或宜少

寛夫斷獄者罪當情則懾情麗法而罪少寛則感若情輕而罪之重則怨怨則思報今微疵小瑕情之輕者也粘貼法之重者也一經粘貼則困頓三年怨之大者也庸無報志法本以懲不肖而究併以困高材使有怨心令不肖者得鼓之使動則塗附者衆法益難施臣是以欲正士風不可不除苛條以先收士心也倘蒙

聖明垂鑒

敕下臣部附著條約以此收拾將來士心卽於士風亦未必無禆矣

掌翰林院上封事 天啟五年

爲俯竭愚衷敬陳惇大之猷仰佐 神聖明作之功以昭盛德以光大業事臣惟古今論治術者多矣然或因時補救或隨材規畫不無偏至之弊故必取衷於詩書葢詩書所稱皆聖帝明王所身致太平而以昭示天下可垂萬世而無弊者也臣謂其中最親切較著者亡若帝典惇大明作兩言而濬哲之頌成湯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則又惇大明作相濟之旨也臣伏覩邇日 皇上懲往惇大之過赫然獨操乾綱

期與天下更始令行法伸政紀肅而人心懾明作之
功巳見於此矣然臣所私願則在亟濟以惇大葢大
原非緩與柔之謂恐其流於緩且柔而以明作過矯
之則勢必偏於剛競併所謂明作者而將不可終是
何也葢以剛濟剛以競濟競譬之以火濟火終難以
食　皇上何可及今不思所以濟之任其流於剛競
而不可反也臣伏思今日濟之之說凡有五一曰重
詔旨臣惟詔令人主之風雷也風巽而後能入雷徐
而後可解若疾風震雷天地大駴萬物乃傷矣故王

者喜言兪而不溢怒言威而不暴質言含而不盡重言盡而不煩蓋簡要有體不以喜怒爲用也臣伏讀近日　詔諭凡戒飭臣工與申飭事宜者嚴峻之詞憤惋之思急切之意滿楮盈幅縷縷不止不但失三代渾噩之遺亦且無兩漢爾雅之風蓋寶訓所載祖宗以來敕諭未有厲且褻若此者也若使　聖意眞以洩怒已乖和節非所養性若惟以飾怒徒駭聽聞何關德威此果盡從中出乎抑中實諭意而閣爲票擬者也夫密勿之司大者望以旋維轉軸次亦望

以釋回增美而乃任　旨從中出固閣臣之過然
王言則不無少褻矣臣深願自今重之也重之則莫
若以票擬聽之閣而斟酌以出使不失絲綸之體則
天下共仰　王言之大庶幾不怒之威孰與其以空
言震天下也一曰廣容納臣聞江海所以稱百谷王
納汙藏垢也故帝王非納正言之難蓋納所當納此
明主所易容所難容非聖主不能隱惡揚善舜所以
稱大智也臣伏覩　皇上納諫如流不啻舜之樂取
而偶有拂逆輒加罪譴字句之誤每被詰責程墨之

支近亦指摘是明示天下使箝結不敢言也顧衆實有口何可盡防川壅而潰所傷必多矣夫道不足於納牖而惟望　皇上以包荒此固諫臣之過然　聖度則不無少偏矣臣深願自今廣之諒其愚戇之衷寛其觸忌之迹以開通言路勿以遜心而受以逆耳而拒使與王得以賞諫獨專其美也一曰循典故臣惟　朝廷所垂是爲舊章百司所習是爲舊例上侵下越典故淆亂則挾私者得恣行其意矣如大臣則廷推多員以俟　聖裁或用正或用陪或更推而後

用甚或不繇推而特用此舊章臣下所當仰奉　皇
上者也小臣則吏部自推或一正一陪或有正無陪
葢其陪者直以待後推之次而非必以備今次之點
也此成例也　皇上所以俯聽吏部者也何也爲其
小而不足煩　皇上之揀擇也乃頃者間亦另點甚
或另推以小臣而輕用大臣之例其他起用之官亦
徑從內批以　朝廷而下分吏部之權此固往之强
有力者敢於廢舊章以致　皇上併欲破成例誡部
臣之過然政體則不無少乖矣臣故願自今與臣下

共循之操其大而委其細毋啟下侵之漸使統均之
司僅下比於承行之吏而不得以職事自効也一曰
愼褫斥臣惟天有雷霆所以震萬物也然亦時或一
擊以示不測非所常用使轟轟然日求有罪者而擊
之未必能盡滅反不神矣項者　皇上雷霆之威大
震政如盛夏蘊窿鬱蒸已極人苦煩悶而一旦驟爲
解除故人情莫不稱快而九閽之內遂亦借以快意
其擊而中者固多然刺厲之劍亦齒於所信竊鈇之
疑且移於鄰子覆衣之罰倂加於典冠拯焚者投使

燎拯溺者蹴與沉甚至誹謗之科直及於草野之士夫以語言文字之間文致人罪此秦之暴法宋之深文大非盛世所宜有不意復見於今日也此此實向來借公飾私者語多觸突以致過激而成過猜誠臣下之過然　主威則不無少暴矣臣深願自今慎之毋以影跡形以響尋聲以洗索求瘢疵使臣下戴高履厚而發歎於跼蹐若靡所容也一曰調宮府漢臣有言宮中府中皆爲一體夫一體之中血脈少不貫則必有痿痺之患與痱癖之痛併全體不能自舉此甚

明也　皇上試思今日宮府之間何如也內惟恐外之拂必欲行其令外惟恐拂乎內無不順其意即事體必不可順者而閣臣不能持其故部寺不得守其職臺省不敢鬬其說此固德望之輕無以感動精誠之薄不足挽回力量之靡不能堅持以致　皇上意疑而心輕不無他有所信而欲託以爲重是誠諸臣之過然　主權則不無少移矣臣深願自今調之毋偏聽毋旁寄使權有所借而咽喉之間遂成閡隔心腹之內或至結轖此其爲病又非直痿痺痱癖止於

一肢一面而已也一日節恩澤臣惟人主之恩所謂
天澤也甘雨零露應節時濡故萬物以爲悅一過於
濫則得者輕而薄於感恩且覬者衆而或至觖望徃
事濫觴已不可諫卽如近日　陵工增秩頒賚大爲
優渥而遷官加爵更復踰越會典載侍郎六年再考
而升尚書尚書又六年再考而加宮保其三年而加
者皆宮少也獨邊功則不次然亦以三年爲率今督
工者先後相接多或一年近不過數月皆得升尚書
加宮保而先後克咸厥功者則又或格而不能得夫

以一年數月之勞而徼十二年非常之恩是　陵工
反重於邊功數倍也又何怪乎內臣之乞廕乞加日
紛紛無底止也往議者以內恩爲太過每形奏牘顧
泛濫於外庭而惟欲撙節於內庭其致　聖怒亦臣
子之過然　主恩則不無少濫矣臣願自今節之凡
大喜大慶大工恩所當推固不得靳然務限制毋令
覬覦者得借徑倒而僥倖於所非分則天澤愈貴矣
夫臣前所縷言皆惇大之規也後所綴言猶明作之
儀也臣方仰望　陛下以惇大而不免復進明作之

說非敢先後自爲矛盾也葢惇大之裕惟在操政之
寬簡不在施恩之廣大恩愈多則政體愈細非所爲
惇大也今夫渾金璞玉天下皆以爲寶貴其質也然
商周之彝器秦漢之遺璽刻畫彌工而世愈珍重之
價且無算物固有刻畫而益章其渾璞者其質不傷
也治亦有明作而益成爲惇大者其體不失也葢明
作所以輔惇大可以兼用不可以獨用獨用之過則
商頌之所謂剛競非虞書之所謂明作其不可用也
必矣漢宣帝之綜核宋神宗之厲精可爲前鑒夫此

二君者正世主中所稱刻意明作以振中興者也然後之論者猶爲漢之大釁開自宣帝而熙豐之流禍則熙寧實釀之蓋明作之過雖二君猶不克終其大業而況不及此者其階之爲厲也大矣何也過明作則好自用其聰明好自用而聰明有所不給則不能無寄耳目寄耳目而徵其小信小忠必且併託爲心腹夫當其寄爲耳目人主之聰明已爲其所用及其託爲心腹則操勢愈重藏機愈深其所自爲耳目者愈廣且愈秘人主即欲他有所寄耳目而所寄者且

併爲其所用將人主之腹心驟移而耳目不得自用矣此漢宣之所以劣於漢文神宗之所以遜夫仁宗也故惇大之過弊爲廢弛而明作之過弊且爲擽竊亦何功之與有不可不察也伏惟皇上繹詩書之旨體帝王之撰鑑宣神之過廣惇大之體而以收明作之功則聖德並於唐堯敷政優於殷湯矣臣職在文墨無諫諍之責念不當以言語聒瀆顧誠不欲遇聖明之主而以言爲諱令少有此過舉懷此拳拳者數月於玆猶冀有力爲開陳以悟皇上者而

迄今久不聞臣不得已齋心以草此疏復躊躕數日
而後敢以上伏惟 皇上留神省察鑒臣愚忠而不
罪爲狂妄則天下幸甚豈惟臣愚幸甚

傚為其所用將入于之殷危驟移而日甚不得自由
矣此漢宣之所以劣於漢文神宗之所以遜夫仁宗
也故博大之過雖至為廢弛而明作之過雖且為擾攘
亦何功之與有不可不察也伏惟　皇上紬繹詩書之
旨體帝王之據鑑宣神之過廣博大之體而以收明
作之功則　聖德並於唐堯数政優於殷湯矣臣卑
罪為任宴則天下幸甚豈惟臣愚幸甚瀆冒誠不勝
而後敢以上伏惟　皇上留神省察與臣愚慮而不
迄今久不聞臣不得已齋心以草此疏復踰間數日

實錄總例五欵　掌翰林院條陳

帝贊　頌語也大指在稱功德總舉　臨御之大體規模而畧其細過小疵萬一　聖德或有虧損如日月之食而不可諱者亦微詞寓意焉及　后　妃贊亦畧倣此

臣傳　小傳也主於定人品少或數言多亦不過數十百言評目務當其人毋過譽毋曲諱亦毋苛索毋褒揉虛聲毋刺捕疑影以失人之生平其履歷先後具於錄中不必復敘若有異績則直云在何官時其

爲其科甲則不可畧也

提綱　揭大綱也每遇大事以大義裁之提於其首後詳其事之始末與議事者之異同若案牘之有硃語則大意自明也

事論　斷國事也凡事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論而論於事始或淆於是非論於事後又易掩於成敗自非究極其端末而熟察其事情則一時之臆斷未必足千古之定案如使勦取異同之說又無貴論矣

摘要　採其大要也如條議實可施行者章疏實有

裨益者於中則節其要而芟其繁然亦有不必可行而議論必不可不存者亦復刪削載之不沒其大指

實錄分例十六欵又補二欵

一大書謂國之大事如　卽位　改元　郊廟
陵祀　帝王祀　上徽號　幸學　耤田　大工
冊立　大婚　大赦　覃恩　大閱　封爵　枚卜
再召　大禮　大征伐　顧命　大行喪塟祔祧
祫上諡冊則於月朔下書其日甲云云而餘事同日
者綴後各日者另書日

一頒書謂　經政足配帝王　寶訓足當典謨如
步禱　親讞　召對　詔答　因災異求直言之類
臣子不能爲褒詞俱頒述書之亦如大事之例記事
則悉原委記言則錄全文
一特書謂特重其事而書也如初開　經筵　日講
行幸　皇太子及諸王初講學　冠婚　皇女下
嫁　親王之國　薨逝　王莊　嫡長子錫名　會
殿試及鄉試加額　寶璽及　王國寶以至符印
記有所增更　王府　內外察　軍政　頒曆　賜

賚　欽遣祭祀　遣外使　欽諭　奬慰　師特用
總督　賜劒　武功陞賞　修書　玉牒　清黃
書成陞賞　恤刑　停刑　慮囚　平反冤獄　災
祥　漕政　漕議　漕期　從祀　特謚　類謚
追謚　徵聘　存問　王府宗正　建言降謫　罷
黜　杖華　拓土定亂　新築城池　大稔歉　開
濬河及水利　築堤　築堡以百數　墻塹以里計
其緊要者亦不必以多寡數計俱以奏聞爲主與
獻俘捷之類　有日甲則具書　凡月皆書月甲

元旦二至四孟月則併書其朔日甲是日有事則繫
無則虛其下冬至日月食則併書其時刻及食之分數
亦書　大臣　恩考　特典有所辭則書辭某某項
從則曰許之　大計卓異及拿問貪酷各備書某某
其餘則曰降黜有差外有增條亦並書　行取　題
留并員名皆書凡考選庶吉士某等若干人及授官
某某並書凡旌表鄉里姓名並書　歿於王事贈廕
祭祀並書　彈劾大臣罪過大而當者書併摘錄其
疏詞明切者其辯疏理長者併書　在京近侍七品

以上在外知府以上武官留守以上論劾罪重者書
其犯惡逆大罪者不限官軍民皆書
一常書謂尋常制度所沿習者也如　贈廕　誥敕
聖壽　元旦　冬至朝賀　文官四品及詞林科
道外官僉事以上武官守備以上陞遷考滿恩　卒
日郵典　歲貢廷試恩選　御史各差　部郎正差
給賞軍士　外藩朝貢燕賞　公侯伯襲爵　郵
典　土官誥
一類書謂事體相同而先後繁複不勝書者如遣官

王鄉試則類於八月書此一時之事也講學則類於應開之季終書日如常期此一季之事也若終歲皆講則於歲終書寒暑不輟以特志勤　誥敕或覃恩或考滿則於三九月終書曰給一品某某二品某某三品某某四品以下總曰某等若干人　誥敕命此總兩月之事也魚鱗圖冊戶口數目及禮部所類奏水旱災異則於終歲書此一年之事也大臣乞歸或疏有關繫極剴切者次第書其餘三四疏或十數疏總於末疏書疏凡幾上或允或不允此總一去留之

事也　臺省或連數章或十數章疏切時務者爭大事者採擇以書而其餘或詞旨皆同則書某某等交章於事則曰以請於人則曰劾之或曰嚭之葢此總爲一人一事之故也　大選急選武職世襲則各書選過某某以下若干人此總各一季之事也一別書謂同事而分别以書也如　同起用當則書起陞原任某官爲某官復職則曰復起某官爲某官若有赦則書赦遣官則書官若因人而起則備載言者疏以徵公私罷黜不當則書官當則不書官法當

則書下某於獄或詔獄或逮某下之某獄或拷問伏法則曰伏誅卒則曰死於獄出則曰　赦出不當則書下某官于某獄卒則曰某官卒於獄出則曰出某官于獄伏法則書殺

一攝書謂攝其大凡以書也如用兵則於班師日書某處平凡用將某官某某幾人監軍某某幾人中有更易則書先後用將某官某某幾人用兵幾何戰馬幾何中有調發則書調某處兵幾何用金錢糧餉并器械費幾何還師士馬物故幾何　工役亦然　因

災而所災之處或有蠲賑㪚折亦然　漕運總曰運
米若干石至　京師或如常期或遲而過期皆書時
日或不及額則下書某處或㪚折若干或存留截留
若干或火焚燒水漂沒若干
一叅書謂叅互並書以見情實也如一事而互爭執
兩人而互奏許一勘一議而互同異雖是非定有所
歸而單詞不可偏主則並書而存之以俟折衷
一備書謂國家有故典而不行特借此書以備此制
也如三大節朝賀書或因事免或因風雨免亦書如

承不朝賀則於不受初年書免而下云歲爲常　御
殿　傳制　三大燕免辦命婦免　朝賀之類亦於
初時一書免而曰歲以爲常國喪命婦臨祭或免亦
書常朝廢則初廢之年書歲以爲常
一權書謂衡量其事而書之以寓微意也如旱潦不
爲災不書而書詔祈晴雨以見閔旱潦之意常朝不
書因事閒則書若久不　朝而復視朝則書以見更
始之意文武官例有不得書者而閒一書以示尚賢
之意大臣乞歸而留賢者備書所答溫旨以示敬禮

之意不則畧莛言而有關國家之大者亦如之以見納言之意其不納者卽書不納或畱中或詰問以見拒言之意民因饑而亂兵因乏糧而亂則不書反叛以見其本無反叛之意

一直書謂事本顯明而直截以書當否自見也如大臣祭葬贈䘏之厚薄易名之上次藩國進爵之次躐王國土田之侈嗇外戚內官恩澤之節濫宦官宮女之選疎數多寡援納事例之開閉大小衙門之設革

一初書謂事所創見或有更舊爲新者也如舊制日朝更爲三六九則書初三大朝賀更爲午門外叩頭則書初閣臣初於宮門叩頭賜酒饌則書初而下則云歲以爲常舊無稅使而遣稅使則書初特設官而永爲定者則書初其暫設暫加而不永爲定者惟隨時書而不書初鄉試加額而永爲定者則書初歲貢倂吏禮部試爲四而後止廷試二則書初選官用籤之始則書初端午除夕賜百官硃砂等藥物而後停則於停之歲書曰初停馬市新開及有變易塞外新

撫賞及額外增添或斷或減俱書初凡省直司府州縣創革事宜皆書初畋鑄錢另差官開局鑄錢則書初　屯鹽茶馬於舊制有所損益則書初減增斷獄條例則書初

一原書謂本其事之所繇而書也如大臣乞歸或以志或以病或以人言各有所爲則書因以明異其以志者則曰堅意求去以明特異

一及書謂因此而及彼者也如因堂而移於屬或因屬而移於堂或因一曹而併移於他曹或因一人而

併移於多人則先書其所主者而曰及某某皆罰治降黜之類冊封而有將軍中尉則亦曰及某將軍若干位其中尉若干位

一畧書謂舉其大畧而書之也如遣祭五祀及諸額賜祭神明功臣名臣與賜鮮賜扇之類則初遣初賜一書而下綴之曰歲以爲常而畧其餘年大臣護送存問造塋則書遣官而畧其所遣之官

一不書謂非所當書與不足書者也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四品以下非大賢則不書給邊餉器械非出內

給邊馬非奉詔借太僕寺第書部發或部運併解官姓名亦不書其餘一切催差與解差俱不書內守備織造不書即其事宜有所增損非關中外則不書

一凡書謂國家之典禮所循習常行者因舉此典禮乃有此儀注如開講則先謁先聖先師遣祀則先奏期請 升殿獻俘則告廟之類則於其大事下書曰凡皆如此云云則可以槩其餘也

一附書謂大事內之支事本非所書則因而附見也如 親王之國陛辭 御送則書而先期率王妃辭

於宮內侍先於宮門設幕次王與妃卽次候　上升座入行拜叩禮　賜別觴謝出及以次辭　兩宮后宮　東宮及謁辭　陵寢之禮旣不當另書又不當遺而不書或叔或弟禮以時易非所常行又不得擧凡以書諸如此類皆當附著於大事後者也

再論實錄條例十六款

一存疑非春秋闕疑之謂也葢萬曆間事亦多變矣如初年則有懷刃入　宮門者眞王大臣乎眞謀逆乎眞某以刃授之欲以陰行其毒乎末年又有從獄中上書告變者眞王日乾乎眞宮戚咒詛乎即如持挺入　東宮者眞謀　太子乎眞有主謀乎然又俱亡從辯其非也葢四十餘年影響之事亦不止此故特擬此例欲存所疑以傳信於後也

一大書凡事有一代一舉者如　即位　改元　郊

陵諸類是也有一年一季屢舉者　廟　祀　帝王

祀諸類是也有不常舉者如封爵枚卜諸類是也竊

覩春秋以書日爲重故擬大事具日甲而下即繫其

事餘小事或不書日甲以示所重然隨事繫日先後

次第㕔不相混淆參之往錄此其凖也

一大稔不書此　累朝實錄凡例開卷可見者也第

以春秋之義推之凡祥瑞不書而於有年大有年則

特書葢其重也今祥瑞皆書則有年之爲瑞也又大

矣

一冬至不書時刻此固舊例第造曆者每從至日時刻逆推以求其元今議者皆謂曆已少差若積數十年時刻亦可得其合度與否或足爲將來步推之準也

一廷試貢生舊錄所不書第國家之制明經與科目等重及於選與 恩則更重矣今鄉會書而恩選歲薦輒置不書不無偏輕非國家設明經之意且萬曆初聞有發還肄業者亦遵舊 制也不書試則此制亡從著又舊 制併禮吏部試爲四試而今止

廷試初末爲二不一書試則所更　制亦云從著此
終爲闕典耳又武會試其舉首今授都指揮僉事其
餘四人皆授都指揮署職遷法重則武會舉亦重恐
當書如會試之例即武試亦或當於冬月類書曰各
省直鎭衛如　制試武士以備此制也
一御史各差不書亦舊例第不書差則囘道考察有
降黜者何從書且萬曆中年以後御史有四五年不
得代者至有死其官者亦云從爲括出若不書差而
書其所參劾司府亦云從知爲所屬夫學差與各差

輕重初云以異不知任錄何書彼而畧此也

一開講之日或奉 玉音及有別事當頒書如寶訓經政之例而常講偶閒則不復書此例政與常朝少輟等耳其所謂終歲皆講葢因 光宗皇帝在潛邸時出講勤苦雖大寒暑不輟者數年故欲特發此例也

一 尚璽以三九月爲期此亦國家一 典制然舍給 請敕亦云從稽官兼宮保者 恩特異自特書其餘考滿得 恩者隨時亦另書此本例也若以恩

奏請者員數既多書覺繁複第於給　誥敕月總成數書之旣見　皇恩之廣併著　尚璽之期且省數書之煩而五六品以下亦荷附見之榮且以考得恩又別書之更足徵臣職之供或亦足補往錄之闕也

一加恩大臣遣官此以　欽遣爲重不以所遣之官爲重也今且以爲借差　欽召存問護送不必盡爲行人遣差不必果爲工部若盡書所遣之官則或非其職併非其　制重於何有今查　欽召閣臣所遣

率行人或禮部主事所當備書其餘官多衆差姑槩畧之似少爲得體也
一災異隨報隨書前例已具此所謂歲終一書者葢指禮部類報之疏災或未甚四方所未奏報者也今加禮部所類奏五字則前例益明矣
一大臣乞歸疏有關繫極剴切者自當次第備書其因病因事因人言如後例所具者疏或一二上或十數上而或允或不允其關易退之節難退之情或亦可因此而少見也

一大選等項徑錄無書者第大選於吏部職掌最大選則於　朝期則先　題更期則又　題補選則再題且　祖宗時益所親臨選而榜示者也卽近日掣籤之法猶畧倣　先朝從袖探充之意其愼重如此何可輕也且近侍諸官授職各書大選必首主事中行評博等官數人而不得槩錄輕重又大大懸矣毋論非國家重令長之意也且不書選則選法少有更定亦何從書又除授武官三四品皆錄而武職世襲者指揮使則正三品同知從三品僉事四品一選中

又非一二人而止者此亦兵部職掌之重者也即急
選可罝其吏兵二季大選或不宜畧也
一凡常朝與大朝賀惟常行則間有不行時得書免
及終不行則直廢耳而歷數十年之間毎歲時皆書
曰免亦飾詞且贅詞非實録也又不敢直言廢故擬
於初廢年書曰歲以爲常此亦春秋一書不視朔之
意也
一大臣位兼公孤凡　恩數皆異廕非尚寶則中書
此以近侍例得特書而其餘送監讀書者雖往録皆

書但萬曆以來遇恩重複廕子亦不勝書或於公孤
特恩之後槩而書曰其自二品以至某品不論及考
未考皆給本等　誥勅及祖父母妻封贈其三品以
上未廕子者皆廕一子送監讀書凡若干人若講官
及四品官或有　特恩者則書曰講官某某四品官
某某特傳諭廕一子送監讀書此或足省繁複之文
也
一各王府將軍中尉累朝猶未甚多故錄皆備書今
日漸繁矣書之則歲不勝書矣第各於其府總其位

數而書之亦不復盡舉其名葢亦省文法也

一拾遺乃大察之終局與尋常論劾不同或當綴之察後凡內外察皆如察條書之而曰黜免降調閑住致仕有差或有貪酷者則特著其員名以垂戒外察或有卓異則亦著其員名併其所　賜賚以示褒而拾遺疏則書所劾某某備驗他日當否即自陳而部有所處問者亦即綴其後葢總一考察之事也其或增有察條則另書而附於初之例或特有　票旨則亦另附於權書之例以見從來所未有所以著變局

也

催實錄文冊疏

奏爲各衙門文冊關係實錄且往可以補燬冊後可以備會典懇乞　嚴敕各衙門專委屬官刻日分造解送史館以便纂修事竊焰　累朝纂修　實錄皆移文在京各衙門修輯事件文冊送館參訂以備六曹編纂之所未備此成例也葢纂修實錄雖稗官野史邑誌家乘皆所兼訪以備採擇豈以各衙門公牘而可或遺故項者開館纂修　皇祖實錄前院臣錢象坤周如盤簡查故事已經移文催取者兩年而各

衙門寂然不應昨秋臣叨掌院事更詳列欵目復行
催趲迄今猶復如前寂然不應也往閣臣及臣每於
朝會時面相促獨臣部尚書林堯俞許諾耳餘皆藉
口年久案牘無存竊念各衙門案牘收藏有庫典守
有人萬曆四十八年間並不聞冊庫有回祿之災即
鳥鼠嚙啄風雨霑浥豈至悉化爲烏有而何乃以此
爲口實也葢各衙門直視纂修爲史局之事不關其
職掌故了不經意若此臣竊思實錄與會典相關會
典又與諸司故實相關會典不修者已四十餘年此

必修之書也修則各衙門必詳簡故實先爲草創而後主者討論潤色萃爲成書此時而各衙門欲藉口於無存恐無是法也且會典所載必證諸實錄今日實錄所不收他日會典將何憑據卽今日實錄所收與他日各衙門故實稍有異同會典又安所折衷故今日文冊雖爲實錄亦所以爲會典各衙門政非爲史局代筆實自爲會典屬草也況前後兩奉 明旨臣院文不足置耳前後 王言寧不足惕心且不特此昨年內府冊庫盡燼 皇上傳敕各衙門補造以

進此雖二百年前之遺事猶當尋求始末毋敢鈌佚況近在四十八年內者安得遂諉以爲無存將大府遂虛若罍空乎將　綸命終置若弁髦乎又恐無是法也今郎二百多年之往蹟不能一朝遽徵乃此四十八年之近事政可終月就緒實錄之文冊荅又爲大府之底本各衙門更非代爲纂修者傷手也念從敗楮中翻閱精詳從冗牘中芟取要領不無大費心目誠人情所苦然了一事而三事皆辦則暫勞者乃所以永逸又何煩之憚而不亟爲纂輯也顧欲纂輯

不可無專責各衙門雖不與實錄之責豈無畏　明
旨之念而延緩及今亦以互相推諉未嘗有專任其
事者也臣念各部院府寺皆多屬官其無屬官者掌
印外亦有備員堂印官皆得推擇若皆如臣部遴新
進有才學者專領其事文冊完日即與咨送遷轉而
吏部則少錄其勞有敏於事而竣者雖一月亦準一
年之資如此則既急嚮進而惜日又冀累資而趨時
庶任事者人皆競勸文冊可刻日立就文冊就而纂
修有所取裁實錄亦可以刻期早完不然諸臣雖日

進館而故實不備終不免於闕筆倘懼干延緩之罰潦草編摩以塞責則不詳不核更懼辱盛典而負
皇上之任使又纂修諸臣所不敢出也臣頃者叨掌
院事爲諸史臣領袖益不勝隕越草疏欲上而適解
院事意謂可相忘於言更念忝副總裁倘實錄或有未光臣亦無所逃責且條例原發自臣何敢終默不竟初議是用不嫌越俎理牘上陳伏乞　天語叮嚀各衙門作速率屬纂輯毋再推諉遷延以致實錄稽時亦各衙門共成盛典之大義也

改創祀忠祠疏 天啟五年

爲書院改祀忠祠謹循職掌懇乞 聖明詳加酌議以光祀典以昭 國體事竊照臣部職司典禮祀其所最重也臣考 國初祀典壹準周禮所崇祠凡五皆有功於 國有德於民而祀死則居一焉然曰勤事則必其事關民社而不惜以身徇之故世祀以報之及於後世始有報忠之祠則直重其死與功德並葢欽其風厲世教也然或即其所死之地或本其所生之鄉初未有祀於京師者也張巡許遠之祀於睢

陽猶爲往代孫燧之祀於餘姚許逵之祀於河南則
昭代律令然猶曰死難乃　聖祖開國時其死於事
者非乏人也鄱陽之戰死者三十六人而韓成爲烈
太平之戰死者二人而花雲爲壯南昌之戰死者六
人而趙德昭爲勁然其祀或於太平或於康郎或於
豫章卽韓成花雲最爲　高皇帝所痛惜亦不以祀
於京師也京師所廟祀獨功臣耳此非重報功而輕
報忠也蓋京師爲四國所觀其氣象欲尊嚴不欲狹
隘其景色欲休暢不欲愁慘故殷武之頌曰商邑翼

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夫必聲靈赫濯然後成爲京邑可以聳四方之觀而建其極則　祖宗斟酌祠祀之意可深思已葢祀以報功崇德則四方之過而瞻焉者咸景仰企慕有日闢之思聲靈何赫濯也祀以報忠崇義則四方之憑而弔焉者咸咨嗟嘆息不無日蹙之感其景象何黯沕也此其所關於王國甚大矣設死事之臣義可祀於京師則花雲之祀必不於太平韓成之祀必不於康郎趙德昭輩之祀必不於豫章夫以韓成花雲諸將而猶不得祀於

京師又何有於今日遼陽死事諸臣蓋此非敗軍之將則覆城之臣皆逃死無地而駢首受戮於城下者也其間能奮戰捐生若劉綎杜松者幾人能慷慨就死若張詮潘宗顏者又幾人設此輩而盡可祀於京師則　文皇帝北伐之日臚朐三帥必不令羈魂於絕塞矣　章皇帝罷兵之後交趾二臣又不令野哭於異域矣夫此皆轉戰深入而死堅守力竭而死者也於法且不得祀況此不戰不守而死城下者顧乃合祀於京師於祀典何居也夫膏野游魂所謂厲也

萃而招魂於京師爲不祥悖忘舊章所謂過也祀爲國大事而違法以舉爲不經功小賞大所謂僭也以世祀之重賞而輕加罔功爲不允此三者皆非美名也舉一祀而貽不美之名者三此甚非所以昭聲靈而觀示四方也當日爲　皇上建此議者特私恨於書院之聚黨急欲火其廬豬其宮而不得所處故特借報忠之名以勝之蓋意有所激而或未暇深考其義也今祀額猶未懸祀位猶未設釋前之回以增後美政惟此時伏惟　聖明詢謀於衆詳加裁酌或衆

言同異未易折衷臣是用具奏以上請廢幾無愆舊典非徒以祠祀爲臣部職掌所關私懼有所玷闕而爲此喋喋也

辭起南部疏 崇禎元年夏

奏爲仰承 新命俯念衰年懇 恩辭免以安田里事臣伏在里門於五月廿二日接得吏部咨文先是南京禮部尚書員缺廷臣會推謬舉臣名隨於四月二日遵奉 聖旨薛三省起陞南京禮部尚書欽此臣聞 命自天可勝感激緣臣衰病不能赴任又可勝惶悚伏念臣往在禮部奉職無狀因病請告蒙先帝寛仁不即譴斥優從閒住於今三年恭遇 皇上龍飛 詔書滂沛廢棄餘生徽榮致仕臣分過矣

臣幸厚矣臣日惟擊壤呼天歌頌　聖德願長爲太
平之民足矣不意　天網弘恢廣羅遺佚過採僉同
之論併收草莽之臣俾以原秩掌禮南都此之　殊
遇眞臣夢寐所不敢望此之　殊恩豈臣摩放所不
能報惟是臣體質素弱疢疾多端方當强仕固已不
堪任使逼籍之日過半家居近勉一出不能越歲輒
已病困及領部事未及三月遂以不職罷免前事之
効可見於此今臣桑榆之景日以漸暮徇馬之力日
以近憊卽欲勉効奔走以報　聖恩而精力銷亡難

以冀矣臣伏覩　皇上英明天縱堯舜不過乾坤再
造千載一時取辟今日政如方春震電鼓氣萬物咸
作不獨騰蛇藏豹起游雲乘霧之思凡若俯蟄咸思
仰振卽在屈蠖亦欲求伸固未有生逢唐虞之盛甘
自外岳牧之列以長取沉淪者也臣雖非劣亦有心
胸敢堅遯跡以負　明時誠自顧衰憊恐致顛躓仰
辜　聖恩而貽羞覆餗是用瀝誠辭免庶幾止足之
智臣非不知南中部務簡少可以優游卒歲然素餐
之誚實所自愧卽　國家亦安用衰憊之臣徒取充

位爲也仰祈　聖明鑒臣樸誠疏非循套特　賜俞
允使臣得安田里以樂餘年臣永戴高厚之恩不翅
今日榮臣以華膴也

辭南部二疏 崇禎元年

奏爲 恩命隆重誼當急公衰病侵尋力難就列再疏控辭以明初志事臣於本年四月二日伏荷 聖恩起臣南京禮部尚書五月望部咨方及臣即具疏懇辭乃倉卒陳詞猶未達意恐疏入而疑爲循套不蒙 洞鑒敬再理疏以罄臣愚惟 皇上垂察竊惟自昔人臣遭時遇主所願在行其言次在遂其志又次在榮其身此三者不必兼得之數也臣往領部正值逆璫變亂國常臣不勝孤憤因疏論仕路壅塞之

弊極言加恩及服俸宜節　明旨宜信起廢宜愼以
効補救固自知言必不行而感慨塡胸如物刺喉不
吐不已卽遣放逐適遂引退之志亦不復少顧惜也
今幸遇　聖明御天獨制魁柄革故鼎新再闢宇宙
恩澤調若霜露　諭旨介于金石起廢與服俸之
加謹若隄防益向者蒭蕘之言徒託於空牘今日
明盛之世悉見諸施行是拳拳効忠之志不獲伸於
昔者已獲遂於今矣又况還其舊服而班以九列之
榮遭逢若此使非年力果衰臣何敢自外於　聖世

而甘隨草木俱盡也且臣聞唐虞命官夔龍相讓非以崇飾虛名誠虛心以遜賢者也今賢才比遭擯斥者有如積薪近苟登進無異拔茅諸曹取途稍寛差足展步詞臣三品以上獨南北禮部兩尚書耳臣昔叨冒已過今若復以衰病之身虛踞其位而阻賢者待次之路將毋使夔龍笑人于地下乎臣往疏又謂大臣任鉅一有耽延政務廢閣匪小凡疏辭者豈必盡循故事或亦出於至情故批答宜酌不當槩從溫慰此言方脫臣口寧敢自食仰祈　皇上俯垂鑒

察行臣之言卽自臣始使臣得免夜行不休之誚則
臣沒齒實有餘榮矣

辭轉禮部尚書協詹第一疏 崇禎元年

奏爲部職未供詹 命復及 主恩過渥臣誼難承瀝情控辭以安愚分事臣於夏月蒙 恩起補南京禮部尚書臣自惟衰病拜疏辭免未蒙 賜允疏且繼發仰領不必再辭之 旨懼於煩瀆進退逡巡及於九月勉強南行舟及餘姚復接吏部咨文八月間閣臣以纂修 熹宗皇帝實錄 題請副裁諸臣謬及臣名是月某日伏蒙 聖旨云 云欽此隨經部覆奉有 明旨移咨促臣供職臣俯念舊職未供方切

悚惶仰荷　新命復及益深隕越葢臣前所兢兢在陳力之不能而今所惴惴又在徼寵之過分焉得無說以辭而嘿然唯以趨命謬爲恭也臣惟尚書尊官也所以尚賢能起補美名也所以伸積滯內轉優序也所以酬望實而　實錄之副總裁又鉅任也所以賁潤飾此四者苟其實之不副　朝廷不輕假焉臣子亦所不敢濫承者也臣竊自循省叨祿　三朝初無表豎何賢何能致位尚書徃者褫斥分固應耳退而里居優游四載何積何滯過蒙　拔擢起補南禮

又以衰病偃蹇供職甫及出門何實何望協詹　榮
命又復驟及夫以無功無能之臣而濫華膴之班則
材高足疾者嗟轍阻矣以非積非滯之臣而徼　賜
環之寵則沉泉淪墊者慨然淩矣以非資非望之臣
而倖轉轂之捷則歷月累歲者悵核粘矣此三者皆
臣之所大懼使非衰病臣猶屏息不敢承　命而況
眞衰眞病情已見於往疏矣卽以臣嘗備員儒林叨
奉　熹宗皇帝者年有餘月親承當時行事之實或
足少資紀載於萬一而討論潤色又非所長麗技之

窮又見於往者　神廟之實錄矣且今師濟克廷豈乏高文大冊之手以共成鴻業奚取衰病如臣者珥筆充位其間也臣益不勝大懼謹瀝情拜疏仰干
天聽初非敢循習套文以自取聒瀆之罪也伏惟
聖明垂察俯賜辭免使臣得安於不能之止而毋即於過徼非分之愆臣幸實大即臣銜感　高厚之恩更無涯矣　云云奉
聖旨卿貞修碩望簡任宮端久宜趣召何又有以病請還著遵旨前來供職不允辭該部知道欽此

辤轉禮部尚書協詹三疏 崇禎三年

奏爲臣病日久日延 主恩日加日負愆焰近例俯
容休致以安愚分以全晚節事臣病廢伏里遭逢
聖明綱羅遺逸謬以臣 累朝簪履之舊曲 賜録
用方起南部旋改宮端數月之間再荷 隆恩此臣
意想所不及也臣以衰病不能趨 命先後疏辤更
荷 寬恩不加譴讓重邀 温旨勉使供職部咨趣
臣政切悚亟而初春伏覩邸報 神宗實録告成追
録前勞凡與纂裁諸臣咸被 寵命臣亦獲沾加俸

之　恩此從來修書例所罕見更臣夢想所不到也
主恩高厚逾涯溢望臣非木石敢忘圖報故雖衰
且病區區狗馬之私猶冀調治萬一少瘥乘今時和
勉強前進不圖臣之祿薄爲日愈久而病乃愈增也
臣年至而衰形神俱憊智慮昏於籌畫膂力怯於經
營固已不堪任使若使稍堪奔走臣亦何惜放踵迺
自徃夏足脛赤腫跬步不前踰夏及秋非人扶掖輒
至顛越去冬十月蹷然仆地併損兩膝筋骨肌肉無
不受傷遂成瘡痏不可屈伸以及今日臣每自試之

行立蹣跚不能成步試之拜跪跛倚不能成禮夫臣在家庭之間情致從容尚不勝跋躓之虞況欲進而試於 殿陛森嚴之地乎臣竊自惟智力所不足者必待任使而後露短宮僚事簡猶可藏拙若筋力所不能當陛見之日卽已立見此時少有差跌 天威在上執法在旁臣何地可以自置是臣以希榮之念甘冒輕進之嫌本欲勉効趨 命之恭而終不免重干辱 命之罪此臣之所大懼而次且不敢前者也臣查往例凡衰病之臣苟幸無大過皆得以禮致仕

而近更於此例加嚴即見在服官亦皆分別留遣況
久病伏里如臣者又焉敢以不進不退之身虛縻朝
籍不蚤自引決也敢用瀝血披露　上請伏惟
上垂察臣病之眞俯　賜俞允使臣得借明例以徼
致仕之　命則臣殘年實有餘榮天高地厚之　恩
沒齒更有餘戴矣　云云奉
聖旨卿學行端醇詞林碩望簡命已久豈得引疾堅
辭還遵屢旨前來供職該部知道欽此

辭轉禮部尚書協詹五疏 崇禎七年十月

原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今改協理詹事府事加俸一級臣薛三省奏爲君恩萬不當負臣病萬不能痊懇 恩炤例俯容致仕以免曠官事臣伏病在里陳情待 命日切悚息於崇禎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接得吏部咨文爲臣病日沉臣官日曠懇 賜罷免以明臣誼等因先於本年二月十四日奉 聖旨卿清德宿望領袖宮端温諭再三如何復引病陳情還遵屢 旨前來供職吏部知道欽此臣支牀跪誦

不勝感泣切念臣疎拙忤時病免多歳恭遇　皇上
求舊捜逸不遺蒯菅二歳之中南北遞轉葢起廢諸
臣　聖恩洊加未有如臣者也臣以抱病不能供職
累疏辭免毎懼以違　命開罪不勝隕越更荷　聖
明寛其譴謫屢加　温諭葢於今而四矣是從來在
籍諸臣蒙　恩未有如臣之優渥者也臣非木石能
不感奮願効馳驅少圖報稱顧臣實年至而衰因衰
增病近更因病增衰形體尫顇精神瞶眊筋骨拘迫
步履艱難葢自去夏及今偃蹇一室未嘗窺寢室跬

步之外也衰病若此尚能竭蹷數千里仰望 闕廷乎臣卽欲冒昧干進力亦萬不從矣尚能敬共朝夕僶俛效尺寸乎臣卽欲勉強致身神亦萬不許矣故奉旨以來蚤夜兢惕行則懼隕越而辱 命止則懼偃蹇而負 恩眞有進退維谷之慮然無若衰病相尋日沉一日而無可何也臣查會典凡臣工或老或疾生平無過者許優以致仕卽討典亦用以爲例有一於此皆勒休致今臣實兼此二者卽荷 洪恩不顯麾斥臣宜審所自處矣臣近閱邸報詹事府掌府事

同官臣董其昌初無他疾病也惟以老病循例乞休
皇上立賜報可以優其歸臣自惟菲劣何敢以其昌
爲比然臣尚書之資不後於其昌被　命之日亦復
稍先於其昌夫其昌見在班行猶以年至容其引退
臣久已在里且老而兼病豈復堪任使是用披瀝比
例陳情伏惟　皇上曲體臣情俯　賜俞允佚臣以
老借造物覆傾之意以沛　皇上栽培之仁則實不
啻榮臣以官也云云奉
聖旨屢旨諭卿前來供職何又有此請還著秪遵趨

朝以副簡任之意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

此崇禎八年正月初一日　旨也時公已歿於年前十一月二十四日

皇上立賜報可以優其歸臣自惟菲劣何敢以其昌爲比然臣尚書之資不後於其昌被　命之日亦復稍先於其昌夫其昌見在班行猶以年至容其引退臣久已在里且老而兼病豈復堪任使是用披瀝比例陳情伏惟　皇上曲體臣情俯　賜俞允俾臣以老借造物覆傾之意以沛　皇上栽培之仁則實不

此崇禎八年正月初一日　旨也時公已殁於年前十一月二十四日

朝以副簡任之意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

移閣列實錄條例揭帖

爲廣採故實謹酌凡例以便纂修事竊炤　國家之正史取裁於　累朝之實錄而實錄之典故又取衷於每年之纂注是起居注與六曹編纂即　實錄之底草實錄又正史之成案也故必實錄愼而後正史當纂注詳而後實錄備若弗備則無從加愼也我神宗皇帝臨御多年而晚年政事則不無少弛夫政弛則官守易懈而史氏之纂注遂成率略況年久則故牘易湮雖朝章之要務亦多遺忘自非今日先爲

廣詢博採未免他日遂至掛一漏萬非所稱一朝實錄也今凡起居所不及注者內閣絲綸簿則所具載凡奏疏　畱中而編纂所不及收者近南都所抄錄進在內閣者亦已略備或及今纂修時分發各官或俟進稿時內閣自為增補當有定裁惟是年前已經編纂而偶有疏略又或已有稿本而偶有遺失者目前無從考証纂修不免闕疑殊為未便本院深惟編纂雖有疏漏六曹職掌藏在副案必不以年遠而或至湮沒相應隨諸曹所掌移咨各部寺分別款項

督令司官逐年纂輯要略類成一冊以移本院呈閣
隨年分發副總裁官轉發各纂修官即彼此先後互
參共爲商畧亦一便也其先經催取天下司府縣冊
籍以備纂修者今當大計政可攜帶前來相應移咨
原行衙門及今行文督促定限大計前齊完其不完
者所當以怠緩示戒仍刻期爲限者也至於纂修凡
例更爲史官第一要義此義不立則編摩無法詳略
任意或當詳而反略或可略而反詳或詳而致冗或
略而致疏他日將過勤大總裁之修潤亦安取纂修

者草創之爲也本院竊謂實錄既爲史底其比事屬
詞務當模倣史體若起凡創例更當參用史法使事
覈文典錄成而無少紕繆及今不失述而之旨更詞
嚴指正義具而有所折衷將來可備作者之資庶
一朝之文獻足徵而千古之筆削不爽此副總裁者
皆所留心而本院謬與其任更爲悚惕者也是用仰
成大指畧取史漢之法并尋綱目之義擬爲凡例數
欵具列於後伏候裁定施行須至揭帖者

原任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薛三才

贈太子太保謚恭敏

誥命

制曰朕承天保克宣九伐之威汝作夏卿兼總六師之任方資借箸乃遽遺簪爰晉秩以疏榮肆易名而節惠爾原任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薛三才操持岳峙識度淵涵賡常譽擅綸書諫議聲馳抗疏迨躋藩臬弭宗變於維城歷鎮邊陲肅軍容於障塞入司戎政久攝樞曹當朕躬

宵旰之辰倚元老股肱之重韜鈐默運廟謨日徹長楊刁斗夙閑禁旅雲屯細柳事煩食少志決身殲爾目猶瞠朕心茲憫特贈爾官太子太保錫之誥命以爾不懈於德謚之曰恭以爾應事有功謚之曰敏於戲自恭敏爲猷亶著班未列於祠臣馬恭敏駿望洵崇席尚虛於祈父才惟兼夫文武典備極乎哀榮式憑箕尾之靈靡洒薤露庶享豆籩之薦用答楓宸

薛文介公文集卷之四

甬東薛三省魯叔著

建文皇帝祀典議

建文皇帝以　高皇帝嫡孫承正統者五年而遭
文皇帝革命之運至今不廟食有司者以為言事下
廷臣議議曰自古未有生而正天子之位沒而不饗
天子之祭者有之則其殤者也不然則其疑者也不
然則其廢者也又不然則其亡天下者也殤則不成
君疑則奸宗廢則不終亡天下則失守社稷如是則

於法不得祀是故西漢不祀帝弘疑也宋不祀弘農廢也東漢不祀孺子嬰殤且亡天下也然晉之懷愍宋之徽欽失守社稷者也而祀不廢其繼者則其子孫也夫子孫無黜祖父之義也　建文皇帝於世則宗也於年則長君也於位則以帝終也於天下則不易姓義同內禪也是四者皆法所得祀然而所當者則　文皇帝也夫商周有桀紂然後有湯武　文皇帝既以身爲湯武則爲　建文皇帝者難矣然而其不祀者又非　文皇帝意也　建文皇帝之埊也蓋

嘗用天子之禮矣則　文皇帝之不欲廢其天子之
祀意可知也而當時廷臣不能深明大義以成　文
皇帝之大公而定我　明之大典承訛習舛匱神乏
祀以至於今則凡欲爲　建文皇帝者抑又難矣夫
建文皇帝於當時則君也宗也而　文皇帝於後
世則祖也夫禮臣不廢君支不奪宗乃孫顧得議祖
乎今議斷於上則乖古喪祭從先祖之義議起於下
則有漢廷擅議宗廟之罪此議之難也卽議者無罪
矣而行者亦難何也　文皇帝於屬則叔父也而先

則藩也以藩故先　建文皇帝則不無失東漢接元之旨以屬故後　建文皇帝則不無來春秋躋僖之嫌是故當時莫敢發其議累世莫能斷其禮葢天下有必不可行之事有必不可不存之議而又有萬不得巳之計故夫　建文皇帝之祀典此議之可存而不必可行者也云巳則有一焉漢光武以昭穆當嗣元帝而遷成哀平而祀於長安與章陵四親並令所司侍祠我國家於　景皇帝亦用此典矣夫　景皇帝雖有安國之功初則攝也終而　英宗復辟正統

有歸則　景皇帝實閏也　建文皇帝爲君爲宗眞
也正統也方斯遠矣顧獨不得祀乎别爲一廟如
景皇帝可也若嫌二廟倣於漢制合而祀之可也若
又嫌於祖　建文則主　懿文而二帝者昭穆序之
亦可也若曰　懿文未嘗君天下　建文時已上皇
帝號矣　與獻可宗　懿文不可主乎且大宗也此
所謂萬不得已之計也何也爲其禮疑於黜也以君
以宗而祀以黜爲　建文皇帝者亦難矣雖然猶愈
於降而與帝弘諸君等也則孟子所謂雖加一日愈

於巳之說也不然國家䘏錄建文死事諸臣凡以其爲 建文皇帝死也優其臣而遺其主此甚非所以善通 文皇帝之意也謹議

開金塘山議畧

金塘大若諸山聯絡瀕海形狹而長幾可百里自北而東南以及於西皆環定海相去不遠二三十里其近者可葦航瞬息達也迤西則與鄞之大嵩相對又西南則近奉化正南則直象山而去諸山外三百餘里則爲舟山此其大勢也自宋元及　國初諸山與舟山皆成聚落不獨田冶其廢爲荊棘則自信國經理海徼之日夫舟山遠在海外不徙故徙近海者當時豈無深慮葢諸山相接中通一甕以達於舟山舟

山爲寇盜所據惟內固山壘則寇不敢越渡獨舟山受害於四縣未至剝膚萬一金塘諸山爲寇據則不但外棄舟山凡定海沿海百數十里皆不可守矣定海爲全浙咽喉又不僅鄞奉象三縣憂震躬而已者此信國不徙舟山而徙諸山之深意非今淺識者所能窺也欲窺前識當徵後事嘉靖壬子倭據舟山之外㬥凡更三年而卒不能犯定海者則以扼金塘而守故也今汛地烈港之舟師卽所爲守金塘者也夫倭猶其遠者今所患政不在倭而在海上之盜葢倭

當定海之東其來必經舟山而後抵金塘故可拒戶而守盜則不然南自溫台而來經奉化則右薄金塘北自蘇松而來經觀海則左薄金塘烈港之守旣不足恃而南北皆廣洋又無所置守比年海外盜縱橫極矣我雖不能殲之然猶得驅而逐之者爲其無所窟穴也若有之黠者益易號召盜將日熾矣海外山甚多豈其無所恃爲榛莽不可哳故盜皆浮游以船爲家所苦在饒散掠而不能聚是以殘劫則急得糧而內地奸民之通盜而獲重利者亦以糧若開金塘

諸山不幾資盜以糧而招使爲窟乎其患何可勝言如議者所言金塘即開歲所收利不過千餘金此何益　國家毫末而乃以貽將來無窮之害嘉靖中年東南中倭患甚毒然如電掣獨舟山被倭甚久者以有糧與險足恃也人有言舟山田畟山金塘山畟田夫田畟山則四平食雖有餘險猶不足故倭終佚走山畟田則四塞食縱不足險實有餘使盜得據險爲固而時出沒掠食以補其所不足害可勝言哉近日閩之紅番更足殷鑒幸乃勝之所費兵食已不貲矣

若不究極其害而苐以民佃軍屯召買召種相提而
較利與不利猶其小者也

如議者所言金塘即開歲所收利不過千餘金且有
益　國家毫末而乃以貽將來無窮之害嘉靖中年
東南中倭患甚毒然如電掣獨舟山被倭甚久者以
有糧與險足恃也人有言舟山田累山金塘山累田
夫田累山則四平食雖有餘險猶不足故倭終佚走
山累田則四塞食縱不足險實有餘使盜得據險為
較利與不利猶其小者也所不足害可勝言哉近日
若不究極其害而第以民佃軍屯召買召種相提而

定邑學重建尊經閣記

國家之制凡郡邑設學學之後設閣以尊經也而嘉靖以來復增設亭以奉　世宗敬一箴之碑亦尊經遺意也吾定僻在海上制多倹碑卽卧閣中而歲久閣就圮碑乃偃茂草之場余每恁徊顧之數從都講具言有司殊不屑意辛丑入長安偶爲都御史温公道此公慨然曰是何不當余在事時葢公往撫吾浙歲視師海上折衝之暇雍容尊俎今學宮及坊楔與諸拱木猶多其遺云於是公遺書今撫臺劉公爲檄

海憲王公下邑令朱公即舊址爲經始議始上直百五十金劉公曰是傷儉不可以遠乃增爲二百金悉劃商漁稅不以煩邑帑至落成而規模視昔稍高廣矣於是學博陸君及諸弟子寓書長安謂余旣始議當爲紀成不然誰悉端末者余謝不敏踰年而濤君代署學事再理前請余不獲辭爲之記曰我　國家於經可謂尊矣　高皇帝罷紬百家表章六籍以詮輔之而經明　文皇帝又廣延儒者採集宋儒言有補於經者爲大全以翼詮之所未盡而經益明夫日

月所以常尊者常明也經明而經尊矣故二百年來學士大夫尊經者率務尊詮夫經之詮猶祖之尸也尸非祖然未離其脈詮非經然未出其宗故祭者尊尸非尸也以尊祖也學者尊詮非詮也以尊經也且制在焉經不云乎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大人而聖非二祖誰當此者故尊詮又非獨以經也以尊　制也制以經訓天下故其勢不得不以詮一天下蓋天下之勢一爲尊律一則法尊議一則令尊故經有詮則人皆以詮爲經無詮則人各以意爲經夫使人各得

自以其意爲經是使家設比而衆操令也淆亂孰甚焉魏明之不能析其義也晉武之不能定其令也晉元之不能同其律也勢不一也故經不可令有異議也凡好異者必亂常夫經常道也道之大常莫要於十際經籍所載皆際之際也故聖人以爲常而天下奉以爲經詩書禮樂春秋其粲然者矣易以顯神明之德順性命之情聖人之微言也其錯陳於爻象者雖各指其所之而皆不過其物其言雜而不越泰則君臣之遇也蠱則父子之繼也咸則夫婦之配也隨

則少長之序而兌則朋友之交也蓋聖人本原天道
凡以開天下於人理也詎不必盡經之微也而其言
必軌於常總不離規矩繩墨之外精會之可以入大
匠之巧而率其詞雖不盡其巧而猶不至淫於法之
外世之學者乃以是爲糟粕務越而意其精之所存
余竊謂至精意之所不能會也苟意而逆之各隨其
意之所注入焉而適有所契遂沾沾自喜得微言之
解焉知燕說之不可爲郢書也此其得失未可爲準
又奚關於經而恣焉自處叛制爲故尊經務在明其

義明經務在服其詮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此言道不離器也經明道故語多上詮欲人人明經故語多下然未始不可以見上也奚必舍詮而別求六籍之精余故記閣成而僉諸公所爲造士者甚厚因論國家尊經之意如此 温公名純陝西三原人乙丑進士 劉公名　山東任丘人庚辰進士　王公名　閩人癸未進士　朱公名　閩漳浦人戊戌進士

吳相國伍公祠田記

伍相國子胥故祠在盤門邇更始諸爽闓則守土者所爲創也祠故領於官有秩祀無秩田今更主於其後有典籍併有守籍則其裔孫少參公所爲創也余惟子胥忠烈之所昭與其神明之所著祠且徧楚越寧弟吳吳更今數千百年代數易而公祠且復新其無虞匱祀也寧藉田且藉後之人自爲守也然幸有後於吳不爲先祠計久遠而唯以祀之舉墜聽吳之人自爲承斁則又非後之賢者所謂善繼人之志者

也葢相國祠於楚與越不若祠於吳爲其神之所馮也吳之人祀之又不若其後人世祀之爲其志之所存也何也楚其所讐越其所敵而吳其所輔也夫讐與敵神所不處也明矣雖曰與其君爲難不以及其土然孰與其所擇而輔焉者畢世所經營於是乎在而魂魄常依其土也計子胥雖死其心未嘗一日忘吳也用夫差以報楚之怨而快其父兄之憤卽用吳霸以報夫差之德而自憤發爲所雄使夫差終霸而身終爲霸者輔吳以永存而伍亦世顯於吳是子胥

之志也吳之微也能以其君霸其霸也而不能以其國存子胥雖畢命不畢志矣其將死也曰懸吾目於國門以觀越之入非懟也亦非幸越之入以成其智也子胥葢曰吾口已絕不能復諫吾目不瞑庶其觸焉而有悛心以圖存也葢其志非以目視以目諫也其身不惜致死而急於存國其魂魄寧無以既死而輕於去吳誠欲去之如當日所爲去楚者其身不齒鐲鏤之劍矣故曰祠於楚與越不若祠於吳爲其神所馮也然公之神又不苐以祀於吳爲寧也忠臣可

以殺身而不可以斬世奢之極諫而死也尚從而胥奔其大者固欲以報父兄之讐次亦欲以延父兄之祀使雖中絶於楚而不終斬於吳也及越成而吳之亡形已成胥不以諫死亦以亡國死死於諫夫差之忍也必其子且有尚之禍不死於諫而死於國其子之穉也又不必有胥之智故其使於齊以子屬鮑氏此豈以齊爲吳以鮑氏爲專諸其子能因以用齊而伸巳之志於吳如其所爲報楚者乎使其子能報豈胥死而不能去乃豫屬焉以開隙於主心而起讒舋

之口以胥之智寧慮不及此而討必出於此者非愛其子而危身以存之也胥且不有其身又何有於子其存子者所以存奢之祀也顧以存子則託於齊與託於吳初無以異也以存祀則祀於齊與祀於吳較祀於其後不能以無異也何也以齊則子於鮑不得子於伍以吳則知有胥不復知有奢以後則不有奢何以能有胥胥而祀於齊則鮑所爲陳覛也神不主異姓伍之祀陰絶矣胥而祀於吳則吳所爲報忠也義不及饗親奢之祀顯絶矣胥而祀於其後則伍所

爲報本也禮不先父食奢之祀則長延矣且不獨奢
祀延也即尚之祀亦延夫以長則尚爲後以賢則尚
從而後胥得以奔則尚爲孝胥之魂䰟寧以身有祀
而忘尚之無後故曰吳祀之不若後之人祀之爲其
志之所存也少黎公旣捐田佐祠更條所爲守祠議
以請於守土者著爲籍適余過公因屬記焉余爲推
本子胥之志而明其義若此少黎公視學吾浙余每
過公數椽不蔽風雨數畝不供朝夕乃汲汲於遠祖
之祠祀此其義又不可以勿識也

象山令吳侯開下白沙石津記

象當明之南偏縣阻山然越海而隷於郡入郡必問津於海異時舟從黃溪沿流紆迂而北抵岸俗所稱馬頭者也道經海中四十里而遥津旁東坑西滬輔以兩塘以東潮流故無潰溢之患亦無壅閼之虞道雖遠勿嘗他苦民未病涉也久而兩塘圮浦潊旁濫則流潰不足潄水因中淤非潮壯水盈舟不得浮而海潮盈縮日有候走郡者候潮黃溪及馬頭潮已縮歸邑者候潮馬頭及黃溪潮復縮徃來皆不得直達

率中流易舟而濟候則稽人易則稽舟人與舟兩稽則又稽時風濤猝起時有魚鼈之憂而炎蒸隆涸饒渴旦夕又所恒苦巳吳侯廉知艱涉狀咨嗟曰水非可人力爭也計惟有避而他易道因從津旁疇蹟四顧南指下沙北指白石慨然曰道固在所費鑿耳鑿而截流直渡計程不過二十里與故津孰便而久愁苦民父老子弟也顧無所經費乃捐俸與贖罰之餘爲士民望士民亦幾幸除宿患以永寧佚之利樂輸若務積曾亡何時津成果如侯畫易故所爲害者就

三利焉蓋截渡則途徑不窮日而往來者皆得所宿
是謂近易遠途近則渡迅且鑿深則濟盈渡者無候
易之稽易爲占望而趨避陽侯無所肆其虐是爲平
易險潮不候則不頓於遲舟不易則不爭於疾託載
安瀾若登車輔無曩時褰裳濡足之煩是謂佚易勞
語曰勤農劬劬下壞上腴言易惡爲美也今象海道
非縮於昔也海之風濤非疏於今航海之舟又非昔
盪而今寧也而利害三易若此豈非勤恤之效哉民
載明德海猶淺矣是時侯之佐徐簿者適承檄權吾

定稅爲逋士民之意謁余紀其事余竊觀恒情狃於故吏事便於因急繩繁目上下固多所結約而令長因借以爲口實文法自縛塗耳目之前而希百姓長久之慮惟冀歲月遷徙以自逸負政敝莫之吏民溺莫之拯後先相顧委爲故常譬癰疽將潰膿有愈扁擢筋創骨之術猶萬有一望而庸醫袖手旁覗付之莫可何而任其自決其有幸焉者乎蓋今天下吏敝率坐此若吳侯者惘然慮關於民挈利度害不難易業與百姓更始寧復窘結約哉徐簿又爲余言侯在

象起傲易陋邑若再造其開津猶爲小補云侯名學
周江西崇仁世家繇選貢

方事與外府急繩察日上下固多所縮約而令長
固有以爲口實文法日滋漸塗耳目之前而希百姓良
久之宦惟貴其歲月遷徙以自避負敗莫之更民溺
責之孫後先相顧委卸坐待譬諸疽將潰脫有俞扁
擢筋剔骨之術猶萬有一望而庸醫袖手旁睨付之
莫可何而任其自決其有幸焉者乎蓋今天下吏治
周江西崇仁世家錄選貢關於民望利病興害不難易
參起微篤陋邑若再造其間澤猶爲小補云侯名學

邑令黎侯生祠碑記

黎侯令吾定政既成且徵矣而奉封太孺人喪以去士若民相與欷歔咨嗟志所爲不忘者卽梓山之麓肖侯貌祀之而以碑屬余記余惟摹德以文猶尸祝者以貌也余顧瞻祠所貌豈必盡儀侯之毛髮而唯大致是肖望者皆低徊久之嘗若侯儼然其上也故巧爲儀者貌其大工爲摹者略其細凡侯所爲吾邑至纖悉顧其足不朽者自有在愧余之拙於摹也葢侯所爲百世之功者一所爲兼利之澤者二所爲易

數十年之害而爲利者三苦心而周後來之慮者二定故鎭也　國初易而邑而城故鎭也畀且單嘉靖末倭薄城幾陷時方急軍興不暇議增築隆慶初潮乘颶又幾浸於是稍增其北偏直海者而三面猶故城也屬鹾使者方公行部俯城而危之具訊得往狀亟下檄議而苦空帑費不給郡守吳公爲括府藏羸金若干度不足則請出關稅若干佐之臺使者不盡報可曰姑先最敝者而須後令涉兩歲工不能十四侯至多方經理且躬爲勞來踰年而役竣則新故形

若補苴且箭牙不相錯勢益脆侯熟計苟若是且併
棄前功顧無所得費復以關稅請益不報而第檄侯
自爲計久之乃得折役與他羨若干以與役又踰年
而竣則百雉仡然海上甚壯定扼海而邑蓋全浙咽
喉也城固則定固定固則全浙固而東南半壁俱固
是侯所爲百世之功者也邑歲有租調二賦皆里所
監而租率以嗣歲輸邑之爲里者九十今歲主調明
歲復主租而租又有折有本主折者又明年復主本
凡此九十人率三歲僕僕受役勞且費侯與里約自

今歲始一人兼王二賦盡一歲而更邑人便之請著爲令而來年王租者無所事役錢供城費前所爲折役者卽此也而又精勤簡括銖黍無罅漏合先後城役所贏幾三百金以搆雉窩使守陴者有所蔽風雨而百姓則不費毫末焉葢侯慮悉於一城伸之縮之公裕而私家之財力亦賴以不困是所爲兼利之澤者也邑賦有定額而徵科無定籍里與胥吏得互爲姦異時侵負常鉅千官與民兩病侯廉得狀嘆曰弊所以至此者葢賦名多而經賦者人衆故籍淆而姦

易數也今役併於一是漏巵可漸窒巳乃總邑賦而
里分之又各計里多寡數而五分之以爲期卽著爲
籍及期則官督里又設一役佐里以督其遞遞所輸
不及數里不爲登於籍里所監不及額官不爲登於
藏且有罰焉法簡而上下易爲守卽後來不能以意
更矣邑當重鎭役最繁而所最苦莫倉儲若蓋慈邑
所輸租而吾邑人爲守庾當其輸時混秕不得問也
其出納時旁有漁獵者又法所不能窮也而風雨鳥
鼠之所耗則罰且償焉故民逃是役如逃死卽稍有

貼直無補十五也侯閔然嘗思爲更計會郡太守欲以貼直爲僱直募司廒関者而出納則官制之下侯議侯力從臾成之而增議優募直使人樂趨若使侯議盡行百姓可終無肩背顧而今眉睫之間亦暫舒矣邑多卒伍寄舍徧閭里則火攻諸具亦宿焉易召火熾烈不可嚮邇里人走王請徙置城外又慮一旦緩急左右顧卽侯亦莫能得也已行視城隂得故冶局遺址旁瀦水可制火乃捐少俸以賕餘起兩局一以冶鑄一以貯炮礟類自是邑以內非召災之憂具

燼矣此所爲易數十年之害而爲利者也邑西並海
有汚田民久棄而他徙業然籍在官賦無所取給其
里之長遞爲荛幸一稔以完逋賦非所得已也久乃
始成爲田黠者因私搆訟爲閒田以白府分給郡邑
庠各半咸以高下賦租侯爲奏記巳克邑賦又輸學
租是重民困也半奪邑田以爲外賜是鄙邑士也當
時卽議不盡行今猶得援侯牘以情赴幾旦夕得復
故焉邑乘不輯者且五十餘年侯慨然曰何可當吾
世而文獻無徵廣爲採拾且有緒而奪於憂則封畱

學宮日以此爲他日綿蕞夫人情苟其躬之不閱遑恤其後侯於所不得爲則規其終於所不及爲則規其始以視傳舍其官者何如哉此所爲苦心後來之慮者也凡侯所成民造士者不第此自他令緣飾之皆足以收名譽然於侯直其小者余故畧而不具爲摹其大者如此若其具者梓山之石可盡礱乎侯名民表字石洲繇舉人江西南昌人

通奉大夫貴州左布政使沈公墓誌銘

余在諸生故聞里中稱大若沈先生與少傅名相亞眞兄弟也然未嘗識面一日公來海上過余城陰書舍促席移時禮折而語衷若素交自忘叅知公貴倨也巳余舉於鄉公猶在里及公以左轄自黔入計余時官史局數相過驩如海上時余方以公爲儀刑而公藎然謝世矣傷哉公沒且十年墓尙未誌諸孤時託余門下士錢孝廉靖忠余謝云能爲重獨公雅知我庶可藉手報公耳頃之余北上公仲子泰灝自杭

以陸侍御所爲狀授余而申前請且曰願及舟之間而以慰諸孤之望不能朝夕也余因即所次爲銓述焉公名一中字長孺海上有大若山因以自號始祖俊者宋太學博士生禮部郎悅悅生泰州守豐歷宋而明凡八傳爲公曾祖宗義公生元瑞即公祖俱以少傅貴贈如其官子三人長少傅公父諱仁佶次公父諱仁佾初以公考封屯田郎及公在大名以　恩贈右布政使而公祖前已贈官一品不得復貤　恩母任安人贈夫人所擧二子公爲伯年十四補邑諸

生庚午舉於鄉庚辰成進士是年相江陵二子皆第
上第以相吉曲交一時知名士公意獨弗屑及辦事
廷尉曹例以遲期遠得從他曹假使事歸猶俛爲相
所尼第以先奉　命而後謁無何也巳需次得水衡
當榷荊關念郎無涅易被名力謝而受牒董他役一
切屏私謁然務去太不過爲刻核以自取名時方
請採石神嶺山公謂今所須者巨石山石色瑩而堅
栗椎鑿不可得完好恐徒費巳果如公言而匠又徒
手罷遂大閧公復爲議給半直且移治他工乃得解

王計者自是重倚公治辦亡何任安人捐邸馨橐不給喪則爲稱貸巧伺者終不能媚以私也於曹偶自醵奠外慰賻一無所受葢其取予素介雖在總總猶堅持若此服除補儀曹巳稍遷其曹正郎曹事多與藩邸連有越格冐封者巳得中旨旋以公疏爭寢其制所當得則爲立　請不少需以滋請謁也嘗爲秩宗草疏請　朝講請建　東朝詞旨婉至秩宗弗能易也故事儀曹郎率得內轉郎外亦不失學使公竟擢楚上荆備兵使荆多僑民又多窶宗扞罔難治公

至則稍就約束葢有所懷之巳瀕江縣邑嘗患水則
嚴飭謹隄防爲備因以爲吏郵殿一日與諸僚登仲
宣樓輿臺忽羣閧巨神五躍水過聲沸傳樓上多錯
愕公徐曰此豈所謂行水使者耶吾備巳豫云庸憂
巳而水果暴至及外郛卒賴以無湮墊初少司馬邢
公銜　命討播不卽下羽書急集楚師當事以咨公
公謂是穉子魄可聾奪若亟遣大將提兵壓重慶而
監軍先檄馳之刃可無血而定也巳果出就撫邢公
訊知計所自出爲首叙公功云公莅官隨所至黽勉

自效著有名跡及當遷又率自引避故雖爲物望所推而自曹郎歷藩臬皆積勞平遷無所優異及擢山東行省叅知過里省太公意不忍舍爲令甲有弟例不得乞養則移病致仕以日娛太公是固發於至情然亦以少傳方貴用事故自藏匿不欲以其時積累尊顯屬世目也太公年九十一乃逝始用薦補閩叅知備兵漳南漳畨䑸所湊稱利孔璫案者廣誘諸猾豪爲姦利莫可問公伺璫入會城密策良有司猝拉斃杖下而取囚當辟者謬爲案以朋奸討璫至恚甚

卒莫能難也番紅毛最黠先賄璫通市危檣忽抵漳門嶼公謁督府力言疆場之事公爲主可及璫未請亟集舟師迫使去不當持空言擊璫萬一璫先邀中旨無及矣異日卒有門庭之患公無自遺悔督府竟如公議及番刦疏與璫俱入璫疏亦中格閩人至今稱公能抒大患公尋遷廉訪妖人吳見聚舟倡亂汀邵閒大洶洶公檄督府集陸師爲聲勢而遣其縣令單騎往撫潛以銳卒尾其後遂縛之及其黨置法已何徙兩河旋晋右轄駐大名葢古天雄軍也初意

姑先畀此爲北鑰地而時少傅柄事久不必能盡諧人意即且移意於公雖蚤自避影猶指之曰此介弟不當令踞要地以埤若址乃徙公黔左使去大名無不人人鞅望以爲不得遂借中丞節塡撫我也葢時歲比祲公所爲修救修政無遺德更加意積讞多所全活而辨馬孝廉獄爲最著其在荆則所平反大賈席日新子誣謀殺其父獄一日起死人而生之凡以十數功德爲尤大云公至黔值徵巨材商溢受值而多逋貢司帑者以爲詞值遂不至公下令先輸木者

授鏹一日得三千章黔故無成賦軍輿率倚辦比壞不時至士卒枵腹不可使公多方區畫使宿飽因稍掄阿袍數種黔殊賴之公時已倦游及入計竣事遂移病歸銓部猶以人言介弟故慭推太常爲若不沒其淸節也者公歸踰年病卒時爲萬曆甲寅八月初九日距生嘉靖甲辰三月初三日得年七十有一聞者咸痛惜其年不竟所竪也元配姚先封安人累贈夫人先公卒繼室黃夫人子四泰淳泰灝泰濬俱諸生姚夫人出泰漳諸生黃夫人出孫男十一人延祚

延嘉俱補諸生曾孫三人其所自出與所婚聘詳狀中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塟於郡西紫芝山之麓姚夫人祔誌成余陸陸忘置笥中及歸之明年春公叔子濬來謁始簡而授之俾鑱於石史氏曰余觀沈公生平清恬溫厚稟稟德讓君子也及其建言任事則又勇於賁育 神宗皇帝最諱禁中事外庭言及輒重予杖時掖庭拷掠刑酷甚多立斃者公侃侃危言雖蟻螘命且干天和柰何以指使微過虧損天生之德聞者悚慄虞重得譴公亦束身待命者數日疏竟留

中則公精誠所感動深矣黔金筑安撫向柔馴易馭以苦豪右侵來謁公輸誠牖使內附遂奉若季盟疏請改爲州今名廣德蓋一日拓疆千里焉其信義足孚蠻落又若此然公絶不自言非上疏時少傅慰書藏於笥及黔請祠者誦其事人莫得而知也公於里中最善大理鄉徐見可爲余道及此又嘗稱公語吾輩須牢著脚跟晚節乃不至作秋蓬擢轉若信得命好人亦贏得做雖甚智巧命所不帶終不能力攫也此知公所繇自豎矣閩及黔與鄉皆祠公學宮所著

有禮經補註書經纂註銘曰世之易也榮名斯棘孰
含粹白皐苔鋤色溫如璧孰厦是庇而不馮以籍介
于石孰批頷鱗而攖其逆矢斯直藩臬克宅猶巳饒
溺沃以澤荆堠閩斥多事眘眘祗且席彼黔之埸爾
籌爾畫廓日闢嶽嶽方伯去天咫尺棄如擲天不憖
遺奄委䰟遺德胄世名奕奕此俎彼豆無惡射于以
銘之永窀穸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加一級兵巡上川東道監

軍督餉鑑止謝公暨配張淑人墓誌銘

余諸生時交道游巳申以婚姻誼至篤也道游氣魄兼人更饒智畧余所心折道游亦謬以器識推余嘗曰使我循職居官正如汲黯所言無以逾人儻獲當封疆之任他日或能內贊魯叔安坐而都夔龍之業葢自負若此而今已矣惜哉余何忍銘吾道游然非余銘曷徵焉道游系出平江宋建炎初諱宇者爲邑令會金兵枳道因家焉四世孫嗣謙元至正間授高

安令入　明嗣謙三世孫琛舉進士歷官僉憲其叔弟嶼生廷華廷華生贈叅政公維寧即道游祖生道游父贈叅政公大綸皆以　恩獲命母慎氏贈淑人道游名渭號清瀾已更鑑止生負異質自髫時即吐辭驚人而更苦學弱冠補弟子員負篋吳中以所受贄還執贄所知名士學自此益進每都肆輒冠額江右饒公特延爲子弟師名聞四方幣聘歲及門道游先嘗受死友陸應堂託卵翼兩孤爲郄遠幣者數歲道游篤友誼兄故武信陵而弟李文蔚與家太守君

衜及家姪長璵每以道義相砥家太守雖前十年舉
嘗稱道游畏友已酉鄉舉明年成進士授大理評事
乙卯奉使治滇黔獄多所平亭戊午遷刑部貴州司
郎中時有僞篆因發自銓曹而大力者爲居間覬從
輕比道游絜法庭質於司寇竟置大辟河南司帑貯
可萬金會遼陽急議以佐餉發之縮額二千有奇而
封識無恙主者莫能決大司寇移屬道游凡所逮後
先守吏數十餘人道游一不問獨嚴訊最後者曰汝
承鑰時不啟視耶吏不服因繩其弟顧見弟妻方艾

併急繩之妻不勝痛而弟不勝愛遂吐實盡得所盜物於潞城頓舍其摘發之神多類此己未陞湖廣按察司副使守衡永所轄郴道兩州最險僅兩守備統殺手四千餘人爲防而餉則隷州縣久之守備擁空名道游謂備兵使職何事委筦鑰不問爲條上大中丞移餉貯州庫令守備會給塞他竇卽使與守令植目勿顧也在衡永甫六月奉太淑人喪歸然所爲綢繆無遺策道游魁岸有膂力更膽勇雖黎鬼猾暾猛獸突起無怖色諸生中卽旁探孫吳術而習諸武事

每抵掌談安遠長羅之績及在都因邊警精思戰守
方畧著爲說而申以車輿陣與結營奇兵大要錯綜
六花合于八陣而極其變具繪有圖至是更參以天
官風角諸占驗家言雖在縗經奮然有擐甲橫槊之
氣欲親身試之矣癸亥服闋謁補入長安時蜀新遭
創而安綿道又僻阻巡兵使久虛王爵以擬道游六
月拜　命星馳絶棧道抵綿距綿千二百里爲永寧
故藺穴也宿土客兵及土司降人兵不下十萬怙亂
難制而將帥復倚以冐功併且冐餉以爲利奉之益

驕道游上牒制府朱公亟移鎭彈壓之而身請偕往制府壯之弭節纔三日卽飛騎趣使監軍事而身還鎭道游因謂今日之事酷類奕碁大勢在全收一局而對局者在徒食一子一著失算全局皆差卽以天威臨之亦如從旁之疾呼終不能按當局之手使下也況監軍者乎今當以申儆將官爲第一著法不宜少寬也朱公深謂然欲權授以大帥印不可請便宜從事許之居數日蠻伍大譁索餉道游怒召副帥土司秦良玉庭跪叱之曰汝石砫褰厥耳 國家署爲

帥不急圖報稱乃陰鼓衆欲何爲艮玉惶悚搏顙謝巳更禮而好諭之使捕倡首者自贖衆始戢初藺駹將余四等五人乞降制府納之勑徙瀘州不卽徙屬黔撫失律水西誘使內應期且定四內弟上告變道游匿之署中而檄召四苐詰不徙狀以病對異時將卒有疾病率手自調治因佯爲診視曰小疢爾少待别室當爲調藥四以爲情勿疑也而餘俱以他詞檄至迺出所告庭質之胥占不軏狀盡斬以狥時軍乏餉巳數月制府汰令下益洶洶或謂樊龍變且復起

道游故示安靜赴閱武場苐按籍臚唱而默識其老
弱與空籍者名詰旦懸示所存萬五千人而喬黠者
俱與名籍衆愕不敢動所汰幾十五復爲請鏹市牛
種令衆將吳汝高等率五千人分地而屯餉稍給是
歲也奢寅父子招水潦寨合水西兵三萬寇永寧道
游三破之斬首餘二千級寅圍海子洞衆將朱三鳳
請援先遣郭起桂截龍場壩歸路而與總兵李維新
督所部合兵逐之至寡官巖寅僅以身免道游詗寅
食乏與監司計賄其黨阿引阿潦擒寅自效而先爲

所掠男女亦乘其饑招使歸多方安輯之所全活萬
計乙丑正月提師援黔道經馬蟥壁獐諸砦皆寅巽
也便宜先剪之進屯馬齡堡餘四旬以黔不應罷師
而前所遣者竟斬寅以報道游熟計寅雖授首水西
未平難未歇也馭之以撫爲便策而勢不得不先出
於勦首逆不剪脅從之徒不懾順者俯首逆者旋抗
臂矣昔孔明之於孟獲亦一撫局也然必渡瀘深入
七擒之以懾其心始畏不復反葢撫固若是難也今
欲不危而定之數必不可得因上書制府具悉用兵

聲實之計先後之算直搗夾攻之形與兵餉多寡之數確有成算書方達而小河果見告矣蜀隣番落松潘扼吭而守南倚威茂爲餉道而東寄咽龍川中界諸番猓四十八寨而屬於小河道游念龍川無嚴備所藉外護小河耳亟令秦良玉禦之少挫龍川益急乃令遊擊孔全斌率永兵千人輔良玉營河外而身營山箐間爲應援番猓屢挫因遁去時道游先已推山東糧儲參政兵垣與制撫相繼疏留遂改守上東道士民不聽往須代者至乃之渝監軍事云何朱公

以憂去道游度無與共功因　祝釐入都方在塗陞
廣東按察司使守雷廉蜀制府爲張公鶴鳴道游治
黔獄時嘗王以勦爲撫之說中調黔使張公因得決
計以此重道游特疏請以臬使監軍事兼督軍餉蓋
前是監軍皆權授而道游直以意氣自任非奉有專
勅故也道游既拜　命力疏請帑金百萬爲勦計
大畧堅持前策焉道游素壯以久勞苦行間少悴在
都忽一日氣上奔塡膺瞑坐移時乃舒已登途如是
者再及家迎謂余曰魯叔仕宦何可知進不知退吾

討亦泱矣余笑應之恐是道游病中語也久之道游病頓起而朱公復起制蜀心喜得竟素志遂兼行抵任往還自成都方與幕屬對語忽氣逆急輿入寢門不及扃目眙視不復語茀若鼾卧狀凡五日而逝蜀士紳及蜀官者靡不痛悼謂蜀非朱公不完然非公即朱公亦不能獨完蜀也乃先時論功僅加陞一級賜白金十二兩謂爲賞不酬功云道游生平誼高而氣俠有至性贈公中歲耳克出入必以意告且時從旁稱說劇事供笑語卒時以就試不及含哀毀踰禮

因致併日之愛於太淑人更時以嬰色娛之諸生及宦遊所入雖一錢必授兄及析箸盡産以讓獨孝弟與諸子徙所市宅而出入一以屬弟不復問但身督諸子攻業時引後生秀者與俱今庾常章君正宸蓋童子時邸中所身造者也道游雅喜薦拔人不必所故識有誣枉不惜力爲營救亦不必其人知蓋陰行義多如此而不爲天所隲何也道游卒配張淑人忍死歸櫬不踰月以少疾亦卒因合殯幸未冬閏月廿有七日卽其地合以塟張淑人爲舟山張翁女翁素

徽女貴擇配數年而歸道游相得驩更相莊事姑不翅道游所爲事母事姒氏若姑視娣氏若弟有奉必以先勞常身先之室無侍姬六子皆所自乳伯姒子亦六視若子長泰宗從入都與諸子同學淑人所爲護持或過諸子拊諸婦以惠而家閑秩如操家雖儉約未嘗錙銖米鹽爲瑣屑僮僕甚懷之乃從宦則御之唯謹道游每言居家得忘家居官得一意奉公無他顧者以淑人解吾意也道游生萬曆庚午六月十二日卒崇禎戊辰仲冬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九淑人

生萬曆甲戌十一月十六日卒後道游一歲爲九月
四日得年五十有六男子六泰道邑廩生娶鄞陸氏
繼鄞范氏泰臻廩生卽余壻泰瑞庠生娶武氏泰階
廩生娶鄞劉氏泰登娶李氏泰覲庠生娶李文蔚女
女一適林儒官子允元蓋道籍之年所締盟卽瑞亦
信陵易簀時盟以訣者也孫男七秉昌憲昌藩昌道
出燕昌申昌臻出歸昌熾昌階出余憶道游在衡永
時兩屬邑訟田賦輕重失平更十數年不決道游爲
盡按故籍先有此重彼輕適相當者因爲絜平之訟

遂息然逕使不無愧失職且介介前餉事因從丙中之其改調叅以此叉監永寧時一降酋乗亂殺五人而奪其妻將卒懾其驍悍不敢發道游廉得狀恐其遁去令好呼之酋猶自疑被甲出倚馬與語更入與妻耳語者數四見呼者了無異色始與俱來謁先令健士數人待因縛之併召其妻與五人妻訊實立斬之降衆股栗益恭命此皆任事者所難能使少假以年其功業可勝道哉天啟乙丑春 詔銓部訪求堪節鉞者以名聞余舉所知吾明舊兵使洪公與道游

今洪公節制三陲而道游先隕世使余言不徵繇欲
知道游者必徵余言矣旣論次其生平復徵所遺事
而繫以銘銘曰國有幹臣后是用乂家有幹子考是
用譽何以幹之才輔其志又何幹之膽決而智吾見
其人時維道游英邁果敏靡器弗周克奮中葉載光
先烈匪家是營惟國之恤大恤維刑大刑維兵克明
克允克謀克成惟昔之蜀仕者爭騖惟今之疚往者
却步衆避獨趨衆遷獨濡賴川一借虔遼再留匪曰
余勤我力方剛匪曰余悴我武維揚景彼藎臣鞠躬

盡瘁膚功中棄目瞑猶視臣矢同仇婦矢同穴於惟淑人皎月麗日忍死返櫬含笑歸室同盡者年同垂者德鬱鬱新阡其究安宅雙玉並藏餘輝奕奕

文林郎潁上縣令王君實墓誌銘

去邑近百里爲伏龍山踞岸而飲於海其南王氏所世居歲辛卯邑鄉舉凡三人皆當山南二十里間而君實名最前邑里咸謂地靈所鍾而竟阨一第又終於一令傷哉喪歸自潁伯子履祥得故山之郎家堺卜日以窆按狀王之先可世次者自天衢始國初裔孫禎始籍定海再傳儒儒傳鏞鏞中子爲宗濬卽君實父配邵孺人首舉君實自幼英毅異諸子丙戌補邑弟子員辛卯登賢書及春官罷歸發憤如諸生時

丁酉遭父喪辛丑旋遭母喪君實居恆痛不及祿養
庶幾成名甲第以顯揚其親借讀禮閉戶冀努力得
一當也甲辰復遭王母喪嘆曰已矣命也夫已自奮
曰丈夫在自竪何必階第乃起因謁署德清較事令
雅相重令方毀淫祠力贊以其貲新學宮而身視將
作不少間學宮舊障水而屏創爲移拓水陽又以餘
材搆育英齋所賞拔皆名流歲丙辰移穎上邑僻且
曠俗獷悍難馴又比歲旱蝗民非捐瘠則椎剽爲逋
亡藪而胥徒舞文作姦者又積不可詰君實乃一意

與百姓更始邑雇役甚重上丁輸錢幾千中下以爲
差民巧相避賦以賄成廢簪而挾輕貲者當下下曰
是無地土耕者雖貧當上上曰是多地大苦不均君
實熟念是當覈其丁多寡而裒益均之地可詭也邑
以稱平邑賦故以錢儲輸皆煩乃更令賦多者輸金
少者輸錢如故上下便之往雇役所賦長吏徒治文
書不與知出納侵逋無算君實爲盡剔宿弊併裁總
收四人謂是贅役也又裁預備倉老人與邑署衙快
曰此不獨贅且爲痏何苦而歲更富人爲厲也邑引

鹽凡五千有五百食鹽者少即鹽賈亦僅數人官鹽壅私販者躍商又得翔其直以規民利力爲請減引五百且令富民量貲中鹽於其鄉水商佐之鹽法通行潁屯故隸汴積爲墨弁所侵且多積逋當塗以屬君實爲條上四事行之屯賦頓清益君實爲邑大指在祛弊剔蠹以利民苟民所利銳然行之雖勞怨不少避其意所欲行雖　國之功令與上官之意指亦不曲狥也邑土平衍民不知有陂渠之利爲度地窪者導使渠而崇其坊以便瀦洩又課使桑棗楡柳以

廣地利邑故疎武備爲合軍民簡之俾有所扞禦且嚴保甲法時北土流民聚爲盜與里中惡少藪盜者擒治殆盡其造民若此而所爲作新學較則視德清倍至蓋往嘗有所欲修舉終苦力不逭故爲加意以自酬宿昔也以此得士民心惟恐以最遷羣千百人走謁當道爲乞留及奏上考功第上考而君實則以奏考觸炎暑遂中疾稍平復夙夜治事及春疾劇猶以歲饑爲百姓請命瞑眩乃已逾數日卒年五十有六邑人皆爲雪涕君實外英毅而中懷悃愊語無羨

情華不沒質爲孝廉時恂恂呐呐嘗以醇謹爲當道所旌及擔事乃更果鋭邑尉有少材而肆君實故不忍掇拾小吏過使終錮且以邑止一尉稍示包荒及考緣塗問民所疾苦盡得尉不法狀而尉因君實奏考更橫甚君實還諷諭使更新尉疑是必上暴虔必敗怙不悛君實太息曰余不負尉而尉負民以負余可若何乃列狀上竟譴去君實素懲慦摘伏及是民益大愜心稱快焉乃君實意惟在安民以自舉其職非有意搏擊徼武徤名也君實諱曰華別號東旭生

於嘉靖之乙丑九月十一日卒於庚申二月十二日
葢萬曆之季年也塟之日爲天啟三年九月十九配
錢孺人先君實十有一年卒今祔塟珥室張氏子四
人長履祥次履順又次履吉俱錢孺人出最少履貞
張出皆娶名家女男孫四承綸錫綸榮綸啟綸俱祥
出銘曰嶫嶫伏龍綿連逹蓬崎于海東地靈所鍾人
傑而雄奮角培風息以徐沖或躍在雍振鷺斯容責
乃棟隆孫范瑗礲踊金就鎔廼徙頴封錦美製工紹
跡黃龔鋤彼棘叢爰及莽戎荒野安農三快聲宏嘉

此歲功　綸綍以庸天降鞠凶盡瘁秖共奄隕厥躬
返宅幽宮三卜吉逢郎塴是從樹之梧松根沃條蓁
奕葉其豐

少司空桂公墓表

此　詔加工部右侍郎桂公之墓守臣疏所稱兩河近世第一名臣者也疏聞　天子嘉歎爲下所司於是禮官請以所實授太常三品　予祭葬報可嗚呼此足以表矣顧未旣公生平公嗣高攀繼攀以所手狀屬表石省爲門下士誼不得辭公先世固陵人後家汝南公父祥兵部員外郎進四品階母梁氏　封宜人祖蘭以子祥守泗考　贈知州及公起家太常遇　今上新恩即家徵　綸命贈祖若父俱太常卿

祖父母並稱淑人公生六歲而員外公病且革太淑人抱公㴒泣不勝曰脱不可諱若此藐孤何員外公張目曰若不知乃翁孤更藐方八月耳因指公曰兒骨相過我終大振吾業第謹督使讀勿他虞太淑人如遺言早夜苦課公時公兄隨喪多外侮計無以禦讀轉苦初試童子科郡守訝異之凡十六試皆稱指大加賞識是年獲雋壬午舉於鄉捷聞太淑人痛員外公不及公成名喜而承以泣因誠以清白毋墜家聲公泣奉教巳丑成進士授金鄉令邑俗負氣少不

勝輒自縊公察其隱次第正律減贖復痛加開諭風遂息邑士不與豪舉幾三十年公至即學宮置舍揀雋者使萃處月課季試第高下以示勸士爭奮起歲辛卯周中丞以經冠房周世居環堵無可授室公為築三楹婚合而賢書適至邑人以為稱癸巳徵最邑縉紳謂公在邑四載未嘗輕加一笞過罰一鍰歲徵少羨一銖清操仁政百姓荷大造顧今行入長安勢不得持空刺幸少自為計葢異時令徵率公歛辦行云公起謝諸大夫意良厚顧某始節何敢以末懸且

遺口實於後來爲諸大夫羞念長安中或不以此相望也及遷授得工科給事中會中州大侵人或相噉懇疏爲請命時楊給諫亦繪流民圖以進 上爲捐帑十萬留漕粟三十萬石遣御史材者行賑兩河賴焉甲午視事太倉綜覈無遺竇乙未轉兵垣右職持節韓藩爲太淑人少病兼道往還中途承訃痛幾絶者數四終制不帛不肯如初喪戊戌夏補前職視京營事與王者力振積弛時六垣半扃城與庫與靑皆公兼攝又起大工并本差被五綬日無留事公晷度

寬大材敏而意愼在劇整暇性鯁直遇事所當言不少顧避江淮閒有漁利者稱蘭溪相公槎所過亡誰何語傳京師公奮然曰撥地寧以爲販地耶遂白發其事時遼撫縱邊吏殺掠生口冒功議者虞且啟釁顧其人廣樹黨相覗莫敢發公再疏論劾必得褫案乃已其不畏強禦類若此庚子衡士於浙稱得人辛丑轉吏科都給事中是春與較武闈往武會士差次授十數人餘惟力是視多蹉困阨公爲請如文士則盡百二十人而後及他塗著爲令方公在兵垣與播

事終始故事得加秩公意不欲以議論爲軍功樞部
亦不復敘第　賜金而已累資遷大常少卿乙巳內
計復移而南時省以請急待　報而公亦久候　命
都城外數過慰公初無慍色間問公南故笑語省曰
余故知有此行也嘗會推大僚非物望者余守故事
相駁不可盡主者愕然已更舉主名余又持不可相
顧不懌罷又時本兵寬然近人然不能盡適人意或
謂余本垣宜有言余謂其有大功於邊今以小疵咎
求非體且余意雅不欲逐人喙此兩者皆大咈衆宜

有今日也顧南北則奚擇余實無所不樂及莅事考故問禮仰視世室湫隘不稱三大祀祝詞皆不從中遣又餘六祀供奉品物視　懿文反殺公謂非所以崇　聖孝特疏請更始時南宗伯猶以成典爲難申甲寅冬公奏考入都力持前議當事者不能奪祀祭俱增獨　寢廟以久不復更公先後在太常多疏草與掖垣稿並行世時公貲巳十四年竟滯不得遷歸過家因以病請方公南當攝京兆力謝而就成均謂得少造士又數與名流相講學有所桊契過都門時

門下士五六人送郭外亹亹誨不倦自日中至大昃幾忘取路從者數鼓吹促乃發絶未嘗一語及去就也公歸臥復八年　上新嗣服廣求耆舊即家起陞通政司使旋陞太常寺卿公適病眩謂若勉就列非陳力誼疏且辭而議者建言年及與久假者皆當加銜遂其志公聞之喜曰老臣以　主恩過優重躊躕意非有所戀也今獲有辭矣遂疏乞終田畝疏下銓臣謂公品望粹白且積資太常最久宜超秩以酬併風有位　詔特加今銜致仕公感泣扶掖拜祝手草

疏謝語不忘規諷焉亡何病脾不數日卒年七十有六衣履端坐顧諸子曰世間惟善不負人語畢而瞑先是室夜有光若星墜屋甩軋軋有聲異矣哉公事母孝奉訓若律令所之官皆迎養甘旨非所嘗卽他讌會不先御自傷早孤從父老得員外公片言隻行皆手志以遺後與人交無城府更好振人急卽鄉黨不惜爲排解而操行則介然在京營時得疏舉將材中貴有欲爲子姓地者因公視內庫曲意結納卒不少狥東征師還朝議紛藉公獨謂勞師萬里當略過

論功不當刻議以沮將士氣大帥棊聞感甚露意且
厚報公正色曰吾豈借公議營私者𨚫不與逼居家
約然口絕不自言人亦莫能知也及卒諸子無所分
遺幾不給於喪其使走都下為余垂涕言余察其意
直傷公貧非誠知是為公大節足傳語非飾也又為
言里人素德公遠近皆匍匐弔哭庭廡不能容以及
街巷盡塡塞惟恐不得以名通徃從史籍慕陳仲弓
王彥方遺事以為千古不多見今乃見之於公為附
著若此公諱有根字伯深配王氏累封淑人丈夫子

伯高舉以公廕入太學仲首舉太學生季繼舉舉人其家世與塋地歲月狀不具併後系俱俟誌墓者詳列焉

列傳

其家世與塋地歲月狀不具俟後求得其墓誌者詳

伯高舉以公薦入太學仲首舉太學生季繼舉人

趙丁兩邑侯合傳

余自㸌髮所聞邑父母及長而身所事淸循善字民者多有之至大有造於吾土功德足傳者三十年以徃得趙侯時侯丁侯凡三人此吾邑所當世世俎豆於名宦祠者也今祠獨時侯與於祀而兩侯之主尚闕余每瞻拜學宮不勝嘆息曰良令葢不可無後朱仲卿所爲屬其子家於桐也吾定民之誼何必不若桐使良令終匱祀苐恐久而故老零落則兩侯所行政或澌泯沒不盡聞於後也爲識其大者以傳先是

令有材者鷄視定爲不足劃也務爲大縣治西北界河而東南則齟齬緣民居故址所繇來舊乃創以意矩而方廣之令可四馳直北更跨河而橋以達於衢凡毀民舍以十數斥民地丈計者以百數百姓亡何也自喜得行意更建議特爲督撫開府督撫自嘉靖閒中倭歲視師海上駐節臬署而苐建牙以爲觀歷五十餘年未嘗以爲湫隘也而議忽創自邑百姓凡居近今府者慮復如縣治故事皇駭不知所出會有天幸議者以憂去趙侯來代深軫多所毀斥僅度城

隍廟西隙地爲址而拓民蔬地周遭傳之增給直故
今府左界廟垣又附民廬外勢敞而自門及堂廡裁
容叅謁而已役凡四月竣先議役時侯謂府爲視師
建則卒伍當任顧慮將帥異議鼓使譁乃多設耳目
自大帥之門以逮哨率各日籍其所私役若而人或
攻石或斲竹木或治塗墍或縫紉刺繡日不下數十
百人積三月籍成私喜曰吾有以箝師率之口矣乃
具議上役不過人三日復日量給粟令可飽主者下
其議備兵使師率猶藉口卒伍將譁不能強使任役

侯乃出所籍上備兵使使以詰諸師率因唯唯不敢復語卒伍亦喜日得食又衆輕易舉趨若赴及府成費商稅僅八百金而至今堅固不大煩繕修則侯所綜理周密足垂久遠矣是役也百姓不毀一椽不費一錢勞一臂而視落成葢不獨經始時過自顧慮者感誦侯德然不能知侯悉心爲民者若此苦也侯貌柴立不輕假人色而性更介石簡於世雖壹意周於民往署中日供率給官直侯一切給市直且或贏焉不以責民欺也往邑賦隨所賦名僉收戶謂之收頭

卽令輸郡或有他故輙籍收頭産以償不足則不無累及無辜者侯始至詢民所患苦卽革所爲收頭者而官爲設櫃以收令里役一人遞監視巳收則監者受牒輸郡著爲令乃里役或不習郡復爲收頭猾者所誘官受牒而私受券以代之輸先是郡邑猾書多相與爲姦邑牒輸千則洗百萬則洗千以上郡郡牒下則復洗爲千爲萬以下於邑如是久之邑積賦無算藩司數檄督邑逋郡吏惟厚索輸者賄不時下邑莫能稽也及藩檄數下厲甚侯始得聞走謁郡具言

所輸先自手籍數而後具牒及牒下復手自對籍無漏而後與銷今所銷牒與故籍具在無少異賦何以逋至是乃盡請府籍歸與積所下牒躬自磨刮則萬千百十之上印硃少有異以向白日併洗補之跡亦見率多侯未任時事葢因侯輸法立作姦者不得那後輸以塞前逋故弊孔盡露也凡數日所收寘獄者不下十數輩而邑與郡胥史素有連者皆懼及誅速去侯幸得無竟是獄乃多造誹語上聞謂諸弊皆發自郡所侵牟皆積自侯侯又數嚴於尉及學博士之

往與邑比者亦揚之波上官意不無少移而胥史又
毋於邑牒故作違錯乘積牒紛發或卒遽不及簡時
雜封以上又或封已發郵而私啟之就字文移易其
點畫可以觸所忌犯所諱者以激怒於上官上官又
怒於積逋之不能立辦以備徵發也摘姦而疑爲蒙
發弊而疑爲叢顧終不能一語加侯之守竟得調去
及侯去上下益毖邑之賦日清不復如曩日横累百
姓則又侯餘德已侯去之日七鄉之民匍匐四集城
內外如堵墻號呼乞留之聲四震侯遣諭之不解自

出諭之又不解自晨及晡計無所之乃令僕四人乘馬鞭路而舁家屬隨之馬及門衆擁扶而橫置之前者支肩中者捧腹後者承足戟手簇簇相屬從頂上直抵督府內廡乃下使立竢而三輿亦皆手舉平度如風輪仙槎從空而浮與俱至督府中唯聞人聲哅哅起足下耳侯聞屬皆移置府弟倉皇出問故語不及發衆卽掖升輿蜂擁而前輿高出頂傷輿左右者猶極力引臂惟恐其指之不得當輿前後衡也是日所供億人各以其所業爭效凡城所有與所希有或

頭置或猝致自堂廡及廚庋靡不克牣不復顧猥籍
塗拾者復取以供不私攫也其無所業者則爭以力
而能負荷自效不惜折肱傷指矣傳聞及郡走役持
檄諭使解城門閉不得入投檄而去如是者數日候
度人衆不可諭則呼長年三老前使傳語曰諸民父
老情良厚然眞愛余者當任余去猶不失故官今若
此是囚我也我既已失上官意惟速去足解其怒若
汝等所爲是再怒上官而重我罪也即與若輩何利
淚與語俱下如是者日數四又告諸門弟子使多方

論意衆乃聽侯出城相隨而泣送於江滸目極侯去舟始收淚散去此萬曆丁亥晦前後也余時游南中不及覩歸而長老盛傳其事以爲異故得詳述焉侯去定越七年而時侯自諸暨調凡八越月而徵其功德云如築石塘扞江以衞城且事半功倍餘力併及城內外濠渠今祠且祀不具論侯徵而代者爲丁侯亦調自閩之大田侯美丰姿皎然玉立性好修整雍容文雅而風稜自著材諝斂達遇事迎解雖姦猾不能欺故吏民愛而畏之其事上接下則人人得其驩

心爲政大指務興利而更銳意造士甫下車憐百姓
有渡而沒者計造浮橋以濟久之度人力不可與水
勢爭乃罷置嘗臘日從郡還御風雨陸行中塗聞江
中號呼聲甚急停車令從事四出促傍江漁者往拯
之時暮夜人皆怯寒懼及溺弟聲相應俟且行且反
聽江中聲漸微固疑其沒猶萬一其得救以生也已
及縣急檄走訊則併舟烏有而四近皆隣竟莫能問
也自是益心戒在來數從陸顧視緣江河形如溝瀆
或遍或塞而接隣壤處數十畝則畫然斷爲田過此

又爲通河侯喜曰是可濬而舟也所費人力耳卽計田僱亦不能踰百金柰何任風濤歲沒人不關意亟於農暇刻日程工而身巡行勞來之怠者懲梗者置法凡二十日而渠成紆迴可五十里卽往所謂顏公渠者也渠開於元及國朝而湮幾百餘年至侯始復故侯乃嚴督小舟盡入河渡者不得復嚮江顧橋梁卑且圮舟不可以帆竟日始達郡不若渡江乘風潮可頃刻濟也會侯以憂去百姓亦利速濟而僥幸於於危舟不果通然緣江之田資灌於河異時斥鹵盡

為膏沃百姓享其利者三十年於茲矣定風氣在在
開塞間士或科一舉或數科裁一舉不能繩繩也侯
甫至肆士大加賞識謂士若此而所舉乃若彼學宮
不中形家法耳乃延與周視其大者難驟更獨敞戟
門移櫺星稍東南向可立就時殿廡多圮度費二百
金又重以兩門非百金不可邑帑無他羨且以形家
之說與門役當塗者必謂非所急併殿廡或不得請
乃弟請殿廡費而兩門則徐自經畫役且與集諸生
語曰吾素不究形家言今弟耳食且以形勢殿廡大

而門小萬一闢門而於風氣無所關後將若何時諸生相顧無以復余對曰士在作氣作氣在新耳目今士耳目屬於門矣門新則意氣更新不虞風氣之不開也侯大喜禱而發址入土數尺得石礎中有孔蓋舊所栽檽星石楹者也覆故籍爲成化時舊址先是科或舉一二人多或三人即甲第有一歲三人者侯益大喜更加意課士情禮皆前後所未有也及庚子歲舉四人不使與焉自此人文稍振則侯之所造大矣侯他善政未易更僕數繕城其小者也城東北隅

碑石亦具矣趙侯諱思基號雲澗舉萬曆辛酉粤人
也後調當陽其父為名御史丁侯諱鴻陽號衡岳萬
曆壬辰進士舟陽人以憂去其祖為名憲副史氏曰
以余觀吾定百姓擁留趙侯狀古攀轅臥轍車軹不
得行者何足道哉非仁心為質焉能以獲下若此而
卒不獲於上何也倘所謂廉吏可為而不可為者耶
丁侯造士更致力於成民兼有循良之美卓矣趙侯
為邑甫二年即丁侯亦僅踰考乃功德已赫赫並著
假令得滿或更久任焉定不亦有永賴哉或以人搆

去或以天割去惜哉趙侯卒阨於令丁侯稍通顯而
阨於算然民有餘思足以不沒矣余旣論次兩侯復
追憶故陳丞清恬不擾多惠政最著者在部糧與築
長山橋其美不遜於令因附著之俟徵信者採焉亦
所以風也時侯名偕行嘉定人萬曆丙戌進士以治行徵入爲御史　陳丞名懋齡溧水人今與趙時丁三賢令並祀名宦子獻策成進士官給事中



